

孽海羈雲



民國五年七月初版



編譯者 天虛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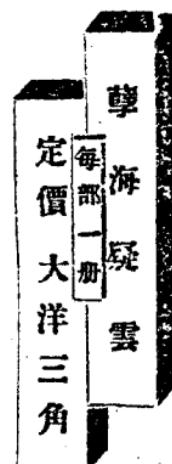
發行者 中華圖書館

印刷者 中華圖書館

發行所 中華圖書館

上海新開路二千零六十一號  
中華圖書館  
電話一三三三  
上海棋盤街中五百十六號  
電話二四五九號

分售處 本埠各大書莊



孽海疑雲序

吾書以孽海疑雲命名。初不過爲勞而夫身墮孽海之中。爲情網所。還乃致左。右不知所可。引起種種驚疑。如墮雲霧。不復能有豁然開朗之一日也。而一方。面則爲勃拉得造成種種罪孽。佈成疑陣。幾如墨雲之蔽天。使人無從一窺昭。昭之日月。又如孤舟望海。正不知其發源何自。滔滔何之。冤孽相尋。不可得。又如在茫茫大海中撈針也。威廉勒苟所著書。迷離惝恍。善佈疑陣。較之柯南。達里所著福爾摩斯諸探案。尤爲譎幻。初固無足異者。及譯竟。復譯其所著鬱。金香一書。事實雖迥然不同。而疑其未婚妻爲兇手。則一。吾因是。而吾腦海中。亦不禁起疑雲矣。所疑非他。疑此殺人之事真也。而其未婚妻之爲嫌疑犯。亦真也。年前。予客江南。曾有人亦犯殺人嫌疑。就表面論。則其證據頗多。雖不供。認。亦可定爲殺人之罪。然一經悉心研訊。而後復檢所有證據。則無論人證物。

證。皆足以反證其決非殺人之犯。惟殺人者果爲何人。則已事隔三年。無從探得。以不獲真罪人故。案遂懸而不結。予乃以理想的演爲事實。成一小說曰衣帶冤魂。刊之禮拜六雜誌中。版出而嫌疑犯之冤枉竟伸。雖未得釋。然其所有證據。固已公認爲反證矣。故吾以爲威廉勒苟之著是書。殆必實有其事。其可疑之未婚妻。亦必實有其人。特與勞而夫同抱一見。不敢切證其未婚妻之罪。而又深恐爲官中所疑。乃以理想的演爲事實。指一陰謀險惡不可思議之罪人。聊以自解其嘲。並爲此未婚妻者滌其誣耳。不然。則小說家嚮壁虛構。思路正多。四通八達。何往不適。無論言情偵探。社會家庭。種種事實。正復取之無盡。用之無竭。信手拈來。無不成妙諦。又何必沾沾於未婚妻之殺人嫌疑案哉。故吾不能無疑於著者之身質之讀者以爲如何。

丙辰六月天虛我生誌於三樂里

小奇說孽海疑雲

天虛我生

梅雨打窗。綠陰塞戶。困人天氣。如入醉夢。極欲著書消遣。苦不得一佳想。李君常覺適手此篇。以示於予。略述梗概。頗見奇妙。爰請口譯。命吾兒子小蝶筆錄成書。信手刪潤。費時亦七十餘日也。原書名（Seven Secrets）爲英國小說名家（William le Queux）所著。離奇變幻。兼具偵探寫情兩種性質。結構既密。用筆尤峭。開章第一語。卽破空而來。出人意表。亦新小說中之傑作也。試請讀之。

第一章

予語既吾友安柏勞吉汝斯殊弗信。徐搖其首。自吸其菸。不置。予乃慍曰。吉汝

斯若奈何輕視此默默弗予答吉汝斯聞語初仍笑不語既而曰汝自以爲重耳汝當知凡人之心其作用最劇苟朝夕存一疑慮之心則疑慮之事亦且愈出而愈多盤旋汝腦經不去實則皆汝思想幻之耳初何嘗有其事哉吾友願汝聽我忠告此後勿再作此無謂之煩惱致自崇其神經蓋汝前途有如東升之日方將吐其奇光異彩照臨世界非若予之日與窮愁相抗禡患正未有艾也言次又呼予曰勞而夫汝果胡爲而發此狂嘵歟以吾思之或肝旺也勞而夫汝爲醫生當能自知其疾曷不自爲之調治吾告汝此蓋必無之事至於薏絲零……吉汝斯之語未畢而予已躍起曰吾友此事不干薏絲零望君勿再言吉汝斯曰吾亦知君必不疑此女郎也特汝心半果疑何人予頗願汝爲予述之經此一問予乃竟不能答蓋予邇來雖覺有種鬼詭之氣崇予全身然而崇者爲誰則予心口自問亦殊不能切指一人時吉汝斯見予默則莞爾曰己

矣吾親愛之勞而夫苞愛德今汝可自信其思想妄矣焉有人來崇汝而汝乃不能知其名者予曰老友汝之語似亦近理然我終不能自信其妄也蓋予近日每至理區蒙得卽覺心旌搖搖不能自己抑若有大禍之將臨者吾嘗聞之凡人將膺奇禍心神必爲之先詔故吾不禁惴惴以自懼思有所以趨避之耳吾友聞語乃亦不禁惕然而警遂置菸斗於一旁瀟洒之態度亦盡失毅然曰勞而夫汝母懼汝果有急吾必盡吾之力以爲汝助然吾終願汝爲幻想乃始佳耳予曰謝君然君事至冗吾又烏敢求助於君所以必欲與君言者實以此事崇我已久胸臆中似伏鬼胎卒不肯去故必盡情一吐始稍暢耳吉汝斯笑曰老友謙哉然我生平固以刺探秘密爲樂事苟有一人將以秘密不利於汝吾又安能過而不問特恐汝所設料都爲模糊影響之談未必卽能演諸事實耳讀吾書者當知吉汝斯之言初非誇誕蓋彼一生實無他好所好者唯偵探

事業耳。吉汝斯嘗爲商於麻克路販茶葉，得息至厚。然彼家中固有絕大之財產，足以溫飽。初不賴乎營商。因此之故，吉汝斯遂得專心於偵探事業。數年來爲其所破之案，實已不知凡幾。蓋其胆大心細，實較一般偵探有過之無弗及。若予生平，則殊落落無可述。今則馬齒已長，行年三十有三矣。當予少時，嘗肄業於愛丁保大學，得學士位。既又因考試列第一，晉爲博士。於時一般戚友，咸以英雋譽予。並得予父援引，乃入格納斯醫院爲副醫生。唯予實爲新進名譽，未著。故就診者絕少。而正醫生則大忙。其人爲勃拉得意登爵士，蓋精神病專家。自設臨診之所於哈雷街，社會上信之如神聖。顧爵士獨器予，嘗令予爲之代診。彼惡囂，晚間則歸寓所，而以院中事悉託於予。習慣至今，且成常例。予亦安之，論其爲人，情性實至和靄，無可疵議。唯視金錢過重，不無守財奴態度耳。然而天下之人，大都易有兼長難無一短。造物限人，正不獨於勃拉得一人爲。

然卽予自問智慧定力初無讓於明哲今乃忽起一種恐怖弓影杯蛇卒不能以自解母亦予之短耳溯予生平實鮮良友堪與共患難者殆唯吉汝斯一人故予今夜招之使來告以此事意將有以祛我之疑而孰知其言笑自若乃竟不以予說爲然母亦失望之甚哉

## 第二章

勃拉得所設病院適當哈雷街轉角左側建築形式已舊牆壁咸飾以綠色臨診之室乃一廣廳摺隔而成其中設寫字梘長大無倫室之四周列几椅殆滿咸幕棕色之麻洛哥皮更有玻璃櫈一具雜庋醫書藥瓶諸事其外障以輕綃故其內容不易得見勃拉得臨診之期每禮拜凡三次屆時管門人福特每引病者入累累如魚貫其中以婦女爲多若男子則不過二十中之一耳故予竊嘗疑之以爲倫敦之患精神病者何獨女子爲多豈其所稟之天異歟抑倫敦

之氣候有不同耶此一疑問極欲質之勃拉得顧以診斷方繁輒不得間及事畢則已提囊握杖匆匆自去予遂不及於問是日適爲禮拜四之下午得少暇隙遂趨勃拉得之室將與閒談而以此事爲問至則勃拉得方據案兀坐倚身椅背昂首而作深思且鼓其兩腮不置見予入乃略一點首卽曰苞愛德汝來有新聞乎予曰無之吾蓋特來視君已得暇否勃拉得恨曰苞愛德吾誠爲一般女子纏繞死矣每語一病源輒滔滔如誦家譜不曰心旌搖亂卽曰日與其夫嘔氣以致精神頽喪千篇一例幾無一人不作是語是無怪其病者多矣吾友思之此種細事乃亦謂之精神病乎言次又張其口於頰間出所藏食物大嚼不置蓋勃拉得爲人至嗇平素早餐輒不肯費一先令每於清晨自其家哈浮乘火車來過維多利亞車站時以半辨士購鹹肉之土司一枚懷之入院待饑極乃始取而大嚼顧恐一嚼卽盡則必於腮間匿其餘屑徐徐出而咀其滋

味其形狀實有類於獮猴也顧有時亦復破其慳囊出辨士一枚令福特於水菓鋪中購爛蘋菓一枚剔其皮夾土司而食覩其愉快之狀直無異瓊漿玉液今爲此態蓋距午餐過後纔十分鐘耳故其兩頰猶自頻頻鼓動樂極則睜其圓睛越晶鏡之眶仰而矚予予覩其狀不禁欲笑而渠已鄭重言曰芭愛德考忒訥今者嘗倩人來延予乎言次目灼灼以待予答予曰未也豈老人之病劇乎勃拉得點其首曰以吾思之其人恐不能再離病榻而起予聞語乃矍然曰果耶可憐者老人但予四日以前察其病勢實已較前爲減奈何今又加重勃拉得曰汝常往其家乎予點首曰然勃拉得作色曰然則汝可危矣汝當知薏絲零密娜德之爲人殊非汝所宜愛予聞語愕然急曰密斯特勃拉得汝與老人交最深彼家中事汝當知其底蘊今汝作此一語豈薏絲零之爲人實禍水耶勃拉得毅然曰孺子語當蓋薏絲零心中實有一危險而可怖之秘密在也

汝當識予之言。予乃愕然。

### 第三章

予自別勃拉得而出。中心輒轆。殊不宵耐。覺予曩時幻想中之恐怖。今爲勃拉得一言。遂卽騰其氣焰。以籠罩於密斯特考忒訥之屋頂。現爲慘怖之光。讀者亦嘗過考忒訥之家乎。理區蒙得路之喀佑花園對面。有建築物極宏敞。壁爲赭石所砌。崇華聿煥。耀人眼簾者。卽其廬也。其人初居加里福利。以商業得巨產。而澹汝夏愛中。亦有考忒訥之巨大財產。因其夫人密昔斯考忒訥年事正少。不耐居寒荒。故遂徙之倫敦。傍此城廓而居。考忒訥老矣。生平勞碌之軀。一旦置於空閒之地。遂乃偃蹇弗適。初不過懶倦。旣而遂病延勃拉得爲之診視。已非一日。久而久之。二人遂成莫逆。故勃拉得於老人家事實較吾人知之稔也。時予因聆勃拉得之語。憫憫出門。意頗無聊。蹀躞街次。遂折道以訪考忒訥。

老人侍者却特卽導予入病室。於時老人方擁被而臥，雙瞳炯炯，雖病久而仍有光。見予入，伸手與予爲禮，覩其狀，實較前時爲愈。而勃拉得謂其將死，則又何耶？予思至此，乃以病情致詢老人，亦頗自信，以爲較前實已瘥愈。蓋老人之病爲舌癰，朕兆至險，但得稍稍減輕，亦卽不得不謂之痊愈也。

凡爲醫生者，知人之秘密，最易。蓋人以診病之故，每不卹以家庭間事，歷歷告救。主教主非他，卽醫生是也。故予於考忒訥之家庭，亦頗得知梗概。卽其夫婦間之愛情，亦復窺見一二。然密昔斯考忒訥之年才不過二十有七，而考忒訥則已鬚鬢皤然。此二人者，何以遂相愛好？此事亦頗足奇。予聞人言，謂密昔司考忒訥之嫁老人，實嫁金錢，非嫁愛情也。語似近理，但以吾人所見而論，則密昔司考忒訥之侍其夫，初亦謹而有禮，未嘗有一毫之怨艾。當密昔司考忒訥未嫁時，其名曰茱理密娜德，居於澹汝夏，愛之郊。既嫁老人，遂徙於此。彼蓋不

願以其曠代之顏色永遠埋沒於窮僻中也。唯老人多病日與繩床藥竈廝伴。菜理不堪寂寞乃邀其妹來與同居。其妹卽蕙絲零密娜德。蕙絲零之爲人實至溫婉而可親。吾嘗比之春風肖也。此時予旣與老人語久遂辭出下樓。甫及門次卽有一婷婷之影映入予腦。蕙絲零見予至卽展笑容歡迎而前。予亦展笑以爲答禮。遂與相携而入起居之室。蕙絲零曰君居樓上久哉。却特告予。予卽來此俟汝。顧密斯特考忒訥不甚危險歟。言次就一黃絹之椅而坐。予曰密斯特考忒訥病已大愈。當無妨。唯不見汝阿姊。豈他出歟。蕙絲零曰然渠赴漢理格之家晏恐非深夜不歸。予曰赴夜晏乎。然則老人當有責言矣。蕙絲零曰實告君。菜理之出老人固未嘗知。蓋阿姊令予守秘密。予又何敢洩之。旣而見予弗語。則又曰吾愛汝。胡弗聲。豈予有所開罪乎。予曰否。特是欺誑之事。實非爲人妻者所宜有。蕙絲零汝以予言爲然乎。蕙絲零乃微笑曰勞而夫他人之。

事。奚與爾。我今我且問汝。汝日來起居佳乎。言次。又展爲倩笑。舉其深黑之眸。子昧。予其妙曼之態。舍安琪兒外。殆無可與爲擬。夫蕙絲零之年。不過二十五耳。而其丰度之美。直駕倫敦古今來所有千百美人之上。亦誠異事。此非吾人。故爲矜說。蓋彼幼時。嘗從一著名畫家。以資模倣。故其言笑舉動。無一不似畫中人也。至是見予。痴視則亦赧然。而俯其首。自理衣帶。理既復禁。則又莞然自笑。旣而忽曰。勞而夫汝亦知昨日之夜。勃拉得勳爵。嘗來此乎。言時語音微顫。予心爲之一動。卽曰。吾愛彼之來。此亦常事耳。何足爲異。蕙絲零曰。是誠可異。蓋彼來時。竟乃屏絕諸人。獨與老人密談。至久。迨下樓之後。乃始告予。則謂老人之疾。實已較前爲重。將不起矣。予曰。然勃拉得告予。亦復如是。但吾視之。則覺老人之病。較前瘥愈多也。蕙絲零聞語。則吐爲誠懇之音。曰。勞而夫汝言確乎。謝上帝。吾甚願汝言確也。予聞此語。不禁微慍。蓋予自見蕙絲零以來。且年。

餘矣。平時未嘗見其一言及於老人。今若此誠不能無妬。既而思之。則慧絲零方在妙年而老人已將就木。天下安有如此而相愛者耶。予又不禁囁然自笑。

#### 第四章

頃之慧絲零又囁嚅言曰勞而夫汝試告我汝今者終覺有所不慊于心何耶。予亟曰否否或者以日來治事過多身體勞乏遂易動怒耳。慧絲零乃微睨予曰勞而夫君怒耶。覩君狀似有所疑于我果奚爲予聞語乃亟辨曰吾愛吾何敢疑君。唯密斯特考忒訥之病狀殊令人爲之煩燥。慧絲零曰醫生而遇疑難之症煩燥則有之然亦何至于怒勞而夫吾與君相知久矣奈何以吾姊之淡遇其夫乃遷怒于予言次以手自撫其額蓋慧絲零之雙眸實至銳利無比彼之觀人心曲直無異于觀書探微索隱直無可容自諱在理予可毋庸更諱然果承認其言則必惹其嬌嗔職是之故予乃不得不作違心之言曰慧絲零吾

愛吾何能以此怒君茉理當其夫病劇之時乃竟出而游嬉雖于理不合然又何與吾二人哉薏絲零曰汝言固當但汝亦宜爲茉理設想夫以一妙齡女郎日與一性情怪僻之老人相處一生幸福犧牲且盡則其愛情之間自難免于久而淡矣予曰薏絲零老人以多病之軀肝火易動怪僻固有之然而爲之妻者何能假此一種理由遂乃棄其將死之夫出與諸貴人游哉薏絲零乃點其首曰勞而夫汝意殆以我不能勸阿姊遂爾見怪於我但汝亦宜爲我思之我首曰勞而夫汝意殆以我不能勸阿姊遂爾見怪於我但汝亦宜爲我思之我於此間不過一賓客耳老人又寵茉理甚吾烏能以外人之言使其家庭間互生意見言次現爲不豫之色予聞語乃知薏絲零亦未嘗以阿姊爲直予心遂亦少安因曰然則汝何不於無人之時進以規勸彼或能有所悟亦未可知然汝當切憶慎勿告以此意爲我主動薏絲零微點其首曰諾此蓋薏絲零故態凡予有所請求彼必能立爲予踐於時予方倚其椅背而立則不禁以手撫其

肩曰。薏絲零。吾甚願汝今日之愛我。仍如一年以前。勿因他故而生毫釐之障礙。薏絲零聞語。雙頰陡絳。如春風之吹海棠。仰其首曰。勞而夫君果有所疑我耶。吾愛吾敢爲君誓。苟世界衆生一日不減。則吾人之愛情亦卽一日不減。予聆此語。如中洪醉。乃卽俯而親其粉額。薏絲零曰。勞而夫君亦仍愛我歟。曰然。則予縱有如何之事。君愛亦不因此而弛矣。予無語。但接其吻。以表愛極。之忱。薏絲零亦樂受之。予因撫之曰。吾愛汝。今爲予之人矣。予若負汝。終身無幸。今予爲汝矢之。薏絲零乃呈其羞態。起而倚身。予懷頰頰無語。予亦屏息歛氣。以消受其溫存之態。寂靜中。惟聞薏絲零之心房。正隨秒針而躍。頃之忽鐘聲鏗然。二人遂皆驚醒。予乃不得不與薏絲零握手別而出。其時天氣雖值陰雨。然予胸襟則已豁然開朗。一片疑雲似爲晚風吹散。無復餘賸。旣歸復值傾盆之雨。簷溜琤瑽而鳴。予心又忽煩躁。覺有萬種意緒。潮湧而起。凡爲醫生者。每

於大雨之時則接診之人愈多予於此時遂亦有人來迓病者爲小山街貴婦郎格萊蓋一年老而性躁之人且爲勃拉得舊主顧故予不得不往遂冒雨出比返院則已一句鐘矣鹿鹿一日至此始得甯息乃去濕衣易服登床而睡顧睡不一刻復有一電報至蓋勃拉得勳爵白白來登所發者勃拉得雖吝獨於電報之費不肯少卹往往近在咫尺而電報傳至如雪片實則未嘗有緊要事也予視已擲之火爐中復上床睡以爲今夕者可以安逸矣孰知惱人之事卽又尋蹤而來蓋隔室之鈴又忽泠泠作響頓之卽有一侍者入告予曰密斯特苞愛德密斯特考忒訥之家有人欲見君予聞語大愕立一躍起則見却特己鞠躬而進面目慘怖無人色顫聲曰密斯特苞愛德吾主人死矣予大驚曰死耶曰被殺也此語一出予神經乃立木一室聲息都隨之而寂

## 第五章

半晌。予氣始少蘇。卽曰。却特汝主人乃被殺耶。却特曰。然。予曰。汝以其死狀語予。却特聞語。齒兢兢曰。先生此中詳細。吾實未嘗能知。但有一語。予可斷言者。則吾主人必係被殺也。當夜半時。予寐初醒。乃赴樓上。聞主人茶水顧呼。久不應。予初以爲酣臥耳。及一俯視。乃始大驚。蓋其胸次洞矣。被上咸。冒血漬。而脣間。尙涓涓不止。予聞語亦不暇自鉗其衣。急又詢曰。然則汝奈何對曰。予覩狀。卽往呼密娜德姑娘。而予則卽奔馳來此。他非所知也。予曰。此事汝主母已知之乎。曰。否。吾主母尙未歸也。予詫曰。尙未歸耶。彼今夕者殆留於漢理格之家乎。曰。或者如是耳。予曰。密昔司考忒訥之出老人亦嘗知之歟。曰。或知之。第主人居恆簡默。不常語。故予不能決其知否。予領之。遂披衣而出。呼街車以赴理區。蒙得車中。予復以老人結婚之事詢。却特蓋却特侍老人久。知之必甚詳也。却特見予詢彼。亦無所諱。歷歷爲予言之。謂老人與密昔司考忒訥結婚已將。

近十年此十年中其女主人固無日不以游樂爲事也蓋其辭意之間實不直其女主之行爲而此次老人之死却特於密娜德姊妹二人尤有深疑焉予曰却特汝女主人夜出汝亦嘗以告主人乎曰主人果問予者予又安敢隱之予乃默然不答蓋却特之忠于老人固爲予所深知然不料其竟以某理之事告諸老人也夫老人之愛某理實爲至盡然而婦人夜出不告其夫實背於禮老人知之詎有不怒是却特者不啻某理之敵矣讀吾書者當猶憶吾與吉汝斯所語之言爾時吉汝斯尙笑我爲杞人之憂今如何耶默念至此車已及門而停慧絲零首先出迓星眸微倦睡態盞於其面見予至則立引手與予握手予亦不暇多語亟釋之逕匆匆上樓則見老人挺然僵臥脅前有小創口透內至深而血漬獨少可知行兇之刃實至鋩利致刃下時受害者并呼救不及也但無論如何其兇人遁時必并携其兇器而遁可斷言也予視頃之乃察室中形迹

則門窗悉緊閉。未嘗有絲毫移動之痕。卽陳設之物亦無紊亂。予察勘已。乃廻身出。而慧絲零已亭亭立於門外。面色慘白。如梨花。予乃撫其肩曰。慧絲零。却特已何往。吾欲令往警署報告此事。君曷爲我呼之。慧絲零駭曰。此事乃須報警署耶。以吾思之。殊不必。蓋天下之人實無有如新聞家之可惡者。每見一事。輒必興風播浪。信口雌黃。殆無已時。而警察之誅求尤甚。勞而夫試思之。此事果被揭載。則吾姊之名譽掃地矣。言此雙頰益白。植立如木偶。目光淒然。射予面。現爲哀憇之容。予乃扶之下樓。行入起居室。慰之曰。吾愛汝毋恐。此事於汝實無關係。特汝阿姊至今弗歸。則誠可異。慧絲零見予語。及其姊。則氣又立振抗聲。曰。此實不能怪彼。蓋理區蒙得來往之火車。每至十一點鐘。遂停而劇場之散。必在十二句鐘。渠又何能乘之而來。予聞慧絲零。又爲茱理辯護。私心不無微悞。旣而念及一事。因曰。慧絲零。汝知老人被殺之時。宅中門戶果均閉耶。

曰然予曰然則兇手卽爲宅中之人乎慧絲零大驚曰勞而夫汝乃疑我耶予亟曰吾愛吾又安忍疑君然事已至此汝亦不宜多語趣命却特往報警察並赴倫敦促茉理歸予語既復取紙筆草一電稿將於黎明發與勃拉得勳爵草竟已有警察數人至中有便服者一人卽當地刑事偵探部長也偵探既至乃傳令崗警令於數小時內理區蒙得街中不許有一人進行然後偕其同伴三人竟赴陳屍之室

## 第六章

予旣導諸人入室且爲指點若爲老人常用之品若爲久置弗用者一警吏忽語予曰先生以吾視之此事恐爲宅內之人所作汝不見窗門均上鍵耶予領之警吏乃闢前窗窗爲法蘭西式直長至地其外爲露台然亦一無痕迹可尋卽室中亦如是偵探長時方四覓凶器顧不可得則以手自搔其髮狀至可哂

旣而忽呼曰汝儕視之此間乃有一鐵箱在也言次卽從複壁間拉一鐵箱出其下有輾轉之軸可以移動蓋以防火患者警吏因曰此箱封鎖頗堅殆藏緊要文件予曰似之然予自與老人相識以來固未嘗一見此箱偵探長曰以吾思之此箱恐與謀殺之案實有關係但有一端實予所不可解蓋老人已爲垂死之人瞬息且謝世彼仇家何以并此數日而不能耐必欲逞此一擊以爲快歟予曰君之言當此亦予所深疑者也偵探長領之卽自檢視鐵箱不暇與予更語予乃漫步近床前細視老人死狀則見其身方向內側臥面色枯白如象牙脣前創口廣不及寸血漬已漸凝結予因揣念兇手之來必已稔知老人濃睡故能從容不迫一刺遂貫其心予思至此忽覺足下有物膩然予乃俯而拾之這一聽視不禁失色亟乘衆人不備納入袋中探時計出僞作審視鐘點藉自掩飾蓋此物雖細亦可以爲殺人之證故予不願以示警察也於時諸人方

驗鐵箱。皆謂此箱鑰竇已起鐵鏽。決定一月之內。未內有人開啓。言次。一警吏忽顧其儔曰。趣令四百六十二號（崗警號數）來此。予將有以詢之。有頃。一警察果躡躅至。卽街頭所常見者也。警吏乃詢之曰。汝今夜巡崗。行過此間門首者凡幾次。曰可八次。曰嘗見人自內出乎。曰兩句鐘時。嘗有一人出。狀甚慌促。予因屢言曰。是必却特。偵探長聞之。卽記其名於手冊之上。向予曰。却特爲此間臧獲乎。彼出何爲。予曰。彼蓋受密斯密娜德之命。來呼予者。偵探長曰。密斯密娜德何人。卽剛在樓上所見之女郎乎。予領之。偵探長曰。請君爲我呼却特至。予曰。却特已赴倫敦。迓密昔司考忒訥。不久將歸。值探長聞語。忽蹙其額曰。然則首先發見老人之被殺者。卽却特歟。予曰。然則其額愈蹙。且曰。吾意殊不宜令其他出。今則惟有靜待其歸矣。言次。又呼一警吏曰。來。汝可趣往倫敦。以此事報之蘇格蘭場。彼處或能派茀來克及摩乃德來。則頗有裨。警吏去。偵探

長又顧警察曰。四百六十二號。汝與此宅中人。嘗有相識者歟。曰。予因六百四十八號之介紹。得與宅中之廚娘相稔。其父操舟子業。已十八年。實予素識。蓋一忠厚之長者也。偵探長曰。汝亦識却特其人乎。曰。識之。彼嘗與派來得旅館中園丁白福得偕。六月之前。曾以放狗之事。科違警罰。渠至今尙引以爲奇恥。偵探長曰。足矣。汝今可去。有需汝處。當更召汝。警察乃作禮而退。吾人亦卽下樓。時蕙絲零已在梯次待予。比予近之。則卽撫予臂。曰。有所得乎。予曰。一無所得。且無絲毫痕跡可言。蕙絲零聞語。雙眉忽展。逕隨吾人之後。以赴會客室。蓋於時上下諸人。均集於此。偵探方詢看護婦。凱得曰。看護婦。汝侍老人久。知老人之事較詳。彼於密。昔司考忒訥之屢出夜游。亦嘗有責言否乎。曰。無之。主人嘗言。主母年事尙輕。閉置一室。亦非所宜。故我主母之出。亦未嘗有責言。偵探長曰。今吾試問汝。苟有人赴老人之室。汝室中亦能聞其聲息乎。曰。能之。曰。然。

則今日之夜汝亦聞有聲息否。凱得曰此則無之。故吾頗以爲異。夫使行兇之人。挾刃自予門次而過。而予竟一無所知。誠險事也。警長曰汝就寢時亦嘗闔其門否。曰吾以欲聆病者聲息故未嘗闔門。但以圍屏隔之。不致露臥耳。警長頷之。復以今夜有無聲息詢諸其他侍者四人。其三人均搖首。獨一女郎曰愛理絲者。謂於一點半鐘以前實聞有鞋尖貼地之聲。跂跂作響。衆聞語乃大駭。旣而思之。則此語亦殊不類。蓋人非至魯必無欲爲殺人之事。而尙着硬底之履。作鶴步也。遂斥其妄。偵探長曰止。諸君聽我。今我尙有一極簡單之間題。以詢諸君。卽兩點鐘以前亦嘗有一窗一戶未關閉者否。廚娘乃立應曰否。偵探長曰汝試引予往視大門以及其他窗戶。視有被人鑽穴者否。廚娘諾。亟引之而去。他人亦星散。惹絲零方被警長呼去詢問。室中乃僅剩予一人。予得此間乃亦不暇再爲躊躇。立探衣袋。出適才所拾之物。細爲審察。燈光熒然照予面。

予心爲之一震。蓋此一物實於此案有莫大之關係也。嗟夫。

## 第七章

於時忽有一蹀躞之聲。起自身後。予乃急藏其物。廻首而覘。則吾愛已亭亭而前。出其懇摯之聲。以問予曰。勞而夫警察。曾有所得乎。予率然曰未也。言次。逕舍之而行。蓋予時方留心偵探事物。遂亦無暇更作溫柔之態。是屋建築絕堅。固孤立如島嶼。四周悉爲草塲。春夏之時。怒綠如碧。海中以細石子砌作甬道。直達大路之口。旣復分岐爲二。一抵前門方露台下。一則蜿蜒達屋背徑略窄。是間亦有門可以出入。予至時。則警察諸人。時方爭執。謂此後戶晚間必未下鍵。蓋來踏勘之時。門雖未關。然已失其鎖及門。故晚間犯人之出。必由是也。而廚娘則仍堅謂十旬半鐘時。實已上門下鍵。予聞此語。乃默誌之。復歸會客之室。則蕙絲零獨自痴痴而立。因以手撫其肩。曰。吾愛汝受驚乎。言次。予以手摘。

其乳色閃絲披肩上之絲邊而薏絲零固未覺方欲有以答予而門外忽聞車輪之音戛然停止薏絲零曰阿姊歸矣言時茉理已奪門而入直奔樓梯予亟一躍而前阻之曰密昔司考忒訥容吾有以告君茉理亟揮手曰若毋阻我吾當往視吾夫却特告予吾夫病正劇也予曰誠然但汝今者胡爲夜出不歸則疾首曰此誠予過也吾惟往求吾夫恕之耳時薏絲零已至茉理詫曰薏絲零汝面乃無人色豈密斯特考忒訥已有變故歟予乃趨而近之曰傷哉老人死矣茉理聞語氣驟咽立向予臂上而倒予亦大驚幸已爲備尙不慌促亟以一手招薏絲零前助予扶掖置之安樂椅上以待其甦燈光熒然照其面作慘白色衣服歷亂一望而知爲困睡初起者其外罩銀狐大衣蓋老人購自墨斯科以貺茉理博其歡者今乃衣之以送老人之死亦可哀矣茉理之美雖足與薏絲零相媲特是相形之下自不能無稍稍軒輊且其年齡實較薏絲零爲長當

未嫁時嘗與一子爵相愛。其人爲夾克城中軍官。然自嫁老人後。音問亦遂中斷。故茉理與老人雖不甚相愛。而其伉儷之情亦頗深也。今聞此耗。遂乃暈絕。亦其所宜。迨醒則記憶力全失。植立有如石人。神色亦大變。兩頰已作灰色。雙瞳黯然無光。且作邪視。頻以一手自撫其額。曰吾腦……吾腦……予急曰汝腦如何。茉理仍不答。但絮絮語。語多不可辨。薏絲零大驚。急前握其手。曰姊趣宵爾志。待汝而理之事正多。奈何傷心至此。則瞠目曰汝何人。汝何語。豈吾亨利竟已死耶。予曰茉理汝可憐之。考訖訥死矣。但汝亦宜自解渠病已久。死實早晚間事。汝又何可悲傷過度。汝不見汝至愛之阿妹。因汝而泣耶。茉理見薏絲零泣。心乃少清。則曰薏絲零。汝奚爲泣。噫是矣。吾夫死耳。可憐哉。吾夫此實。予過也。汝其恕我。特我頃者何往。乃致不能親見吾夫之死。咄咄異事。薏絲零曰。阿姊汝頃者。甫從漢理格之家歸耳。曰然……誠然。言次起立似復暈。乃以手。

自掩其雙眸。予亟令蕙絲零掖之入靜室。毋令見警察。且勿告以老人之死爲被殺。蕙絲零諾。扶之自去。既而忽又奔出呼曰。勞而夫阿姊狂矣。時方暴雨跳室中。什物已搗毀一空。願君趣往。予弗能制也。予聞語立奔往。茉理見予至。則大哭曰。汝儕之心毒哉。吾夫死乃不令予一見。勞而夫汝趣爲我召。勃拉得勳爵來。或尚有救。予曰。諾。俟天一明。卽當爲密。昔司發電召之。茉理哭曰。嗟乎。天旣而。又點其首曰。然。轟然就一椅。坐面容憔悴。轉瞬如三十許人。玫瑰之頰。至是遽陷眸子枯黃無光。坐久忽又起立。自舉其手。卸其結婚指環。以指捻之作彈。笑已復擲之窗外。曰。彼人死矣。今予脫榜櫈矣。則又格格而笑。予覩其狀。不禁愕然。彼其心中正不知作何思想。致乃廻念結婚之事。怨毒一至於此。是誠不可解也。少頃。予見茉理狂態少減。乃復出。將往告警察。令勿驚密。昔司考忒納。則見若輩已坐於花房之中。却特方口講指劃。自陳屋後之門。實爲彼所自啓。

彼曾由此出而追尋兇手。予聞語乃微笑曰。却特汝胆誠巨。却特聆予此言。則大驚然不轉瞬。卽已鎮定。朗聲曰。先生吾出追時。實携兵器自衛。卽主人廳事中所掛之印度刀。故予得以無懼。警長聞却特携刀而行。則亦現爲注意之容。曰。然則汝刀今在何所。却特曰。吾於往請密斯特苞愛德時。卽已返諸壁間。予曰。旣若是。願汝引吾往觀。却特聞語殊不懼。坦然前行。予及警長從其後。旣至却特乃自壁間卸一長刀示予。曰。卽此是也。予接視之。鋒銛實無匹闊。磼厚薄。略與老人胸前創口相似。柄係象牙。雕琢絕工。鞘則蒙以魚皮。外罩紫剪絨。特顏色已褪耳。予細察之。殊無血跡可尋。疑心亦遂稍釋。仍以掛之壁上。顧鞘上之銅環。絕小。而壁上巨釘已鏽。掛之殊費時間。予心中之疑雲。乃又隨之而起。蓋念却特當時。何以閒暇。乃爾不棄此刀。而必掛之壁上。始來召予。此其從容之態。實不近於情理。迨一出門之後。則又狂奔而奔。卽至予家。時尙復氣咻。

咻然不能作一語。豈僞狀歟。抑予以醫生之目光察之。則老人脣前之創。實與此刀若合符節。此其間吾誠不能無疑於却特。吾思至此。疑乃益甚。則惟盼天色之明。以召吾友吉汝斯來。爲我助耳。

## 第八章

天甫辨色。蘇格蘭場之偵探已至。予恐茉理重又受驚。致不可救。乃倩薏絲零送往戚屬之家。看護婦及廚娘亦從往。是間遂成警察署之世界矣。時鐘鳴九下。吉汝斯亦繼至。時予方在樓上。卽聞其沉着之聲。浪方與警長語曰。蘇柏。此間乃有殺人案耶。曰。然。道克得芭愛德正在樓上。君曷一往詢之。予聞語。乃憑欄呼曰。安柏勞。吉汝斯遂拾級而上。曰。吾友事如何耶。予曰。老人已被殺。特不審其兇手爲誰。故請君來助。予吉汝斯乃嘬其唇。曰。老人死耶。汝先引我一往陳屍之室。予如旨導之進。吉汝斯乃立其身于予昨日立處。諦視死者之面。久

久弗瞬。予見室中光線過暗。乃開幃以放曙光入。吉汝斯審視久似不滿意。乃俯其身揭去死者所覆之被。審視創口既忽捨去。躡其步而行。視從床邊以至門次。果有幾步。厥狀迅若猿猴。舉目四視。灼灼有光。既又以手扶門。輕輕閉之。顧門緊掩之輕。則發碎響。跂跂如鞋底觸石。予乃恍然悟知。女使愛理絲所謂嘗聞人行甬道間者。蓋卽此也。既出。予乃以此事告之。吉汝斯蹙額笑曰。勞而夫夜深如此。安有履聲。是必掩門之聲無疑。但兇手旣殺老人。則卽自逸可耳。何必又犯重險。閉此室門。其間當有深意存焉。予曰。此何待言。卽此謀殺之案。亦非尋常謀財妬色可比。故吾意但能探得此案之真相。卽不難得犯罪之人矣。吉汝斯默然無語。旣而又曰。惹絲零諸人。今何往。予乃備以某理發狂之事。告之。吉汝斯不禁太息。現爲矜憐之色。蓋彼與密娜德姊妹感情亦頗厚也。於時警長蘇柏亦至。謂于花房之中。發見一未鍵之窗。此窗大小適可容一人出。

入。又曰。密斯特吉汝斯君亦探得端倪乎。然吾之意。則此印度刀實頗可疑。吉汝斯詫曰。印度刀從何得之。予乃盡舉却特之事以告吉汝斯曰。誕哉。是必却特之遁辭無疑。凡人貌爲忠藪。其心實至險惡。初不獨一却特爲然。且吾深知其人。長舌而好多言。實爲家庭之祟。蘇柏曰。雖然。惟却特既犯罪。彼又何不遽遁。予曰。此殊淺而易見。蓋却特之爲人。胷中城府至深。彼亦知一經逃遁。則其罪狀愈顯。殆必不能倖免。轉不若僞作安然無事爲佳也。時吉汝斯已向廳事取刀。至俯而細察。以辨有無血漬。既而曰。勞而夫。此刀當以顯微鏡驗之。目力殊不能及。言次。以刀授之警長。警長去。吉汝斯遂亦審察別事。出其日記小冊。且視且書。狀至迅速。予曰。吉汝斯。汝意以爲犯此事者爲外人歟。抑卽宅內之人。吉汝斯笑曰。蘇柏之意。實疑却特。予雖不能不表同意。但可決定却特。非眞兇也。蓋凡人而至犯罪。必無如是從容。若輩警察作事。每每拘泥一端。刻舟求

劍不至大誤。不止。卽其卸刀一節亦已大錯。蓋彼旣疑却特暗爲探訪則可。不能當其前而明明言之也。在彼意以爲人盡愚魯。惟彼獨智。不知此種舉動。適爲愚者笑耳。予曰。然則汝意將如何。若輩偵察。豈尙有遺漏歟。曰然。卽花房中之窗耳。在蘇柏意以爲此窗昨夜實未嘗鍵。但予思之。則實鍵而復啓。予曰。然。則賊開之歟。曰否。宅中人開之。以待賊至耳。予聞此杳渺之言。不禁驚詫。因笑曰。豈宅中人知賊之來。特開門而揖歟。吉汝斯正色曰。此固意中事。且吾能決定開窗之時。去廚娘關窗時不甚遠。蓋此案直所謂裏應外合耳。予乃默然。不得不私贊吉汝斯思想之敏銳。蓋倫敦人家通例。花房每築于應接室之次。其間隔以玻璃之門。可以相通。房之最後。則闢爲窗竇。且甚低。街上之人可跨而入。而廚娘堅謂此窗實已上鍵。然則此窗之開。必在廚娘已寢之後。而其開窗之目的。卽爲揖盜入室。可斷言也。吉汝斯見予默。則亦默。架目鏡于鼻梁之上。

神氣至瀟灑既而忽若有所儆悟則曰吾友恕吾吾將往樓上一行予未及應渠已立奔而去于此一隙予又得偷展床前所拾得之物矣此物乃一乳色閃絲之花邊其上有血漬一小塊作殷紅色實與薏絲零披肩上所缺之一角相脗合予視此心乃大躍凡薏絲零昨夜驚慌之態求予勿報警察又復數數詢予曾否覓得證據卽今晨神色亦頗倉皇不甯凡此種種直無異於粉頰之上揭書犯罪二字嗟乎吾愛豈此殺人之事竟汝纖纖之手執行之乎今予將以此事告之吉汝斯歟抑竟昧我良心從而爲之隱諱也耶此念一起予之思潮乃起落不甯

### 第九章

頃者吾嘗以手撫薏絲零之披肩其顏色與組織之紋實與此毫無差異然則昨日之夜彼在老人室中必有非常劇烈之舉動已可知矣且吾於昨日之夜

見其竭力爲阿姊辯護。吾心卽有所疑。唯以愛情之障。蒙蔽過深。乃至顯而復隱。今者疑慮已成實事。吾誠不能爲薏絲零復宥。思至此。吾又念及勃拉特勳爵告我之言。謂此女郎實有不可告人之秘密。吾初以爲誕。由今觀之。則知其確。嗟乎。薏絲零。吾初以汝爲天上安琪兒也。而汝乃爲殺人之凶犯耶。以凶犯爲天女。吾誠眸子盲矣。讀者苟以予之揣測爲過。則吾更當剖吾之心。以示讀者。夫薏絲零者。實爲吾人所鍾愛。吾又安忍以血口嘆之。且予亦未嘗不思爲之解脫。故予初念。安知昨日之夕。薏絲零不因問病而入老人之室。又安知不因奉侍湯藥之故。致擦損其披肩之邊。然吾已嘗問之。薏絲零矣。渠絕不承認。曾入死者之室。卽看護婦凱得之語亦然。吾又曲爲之解。或者於老人旣死之後。薏絲零柔魂怯弱。以驚慌而落其披肩之邊。然吾問之衆人。則當吾未至之前。薏絲零固未嘗一入陳屍之室。讀者試思。凡人驟聞變故。卽爲路人。亦宜入。

視矧薏絲零爲老人之戚屬。彼乃竟爾瞻望不前。若不懷挾鬼胎。何至於此。故吾視此手中之方寸絲邊。心乃爲之忐忑不寧。使吾竟以此物授之吉汝斯者。則吾友立必鍛鍊成獄。而陷吾愛於死。可無疑義。吾與薏絲零之愛情。此時雖已一變而爲慘惡。然以花嬌玉艷之身。竟由吾手而送之死路。吾又滋不忍也。唯此一念。吾遂決定。暫不以此物入官。且任若輩自爲暗中摸索。或者竟無涉於吾愛。亦未可知。此意。吾亦非盡爲私。蓋以却特之事可疑。故欲冷眼一觀其究竟耳。

茲事發生以後。吾儕雖極守秘密。然而日未交午。倫敦市上業已鬨傳殆遍。一般新聞家。爭先求探消息。吉汝斯戒予勿言。吾遂如令。謹守金人之箴。然新聞家已各詬詬。自得謂已偵得確實消息。一至下午。各報卽已徧載其事。按其實。則皆風影之辭。於事實上。不過百之一耳。十一點鐘時。勃拉特勳爵回電。至其

辭曰。得君消息大驚。茲有小事。未克卽行。准下午來。予讀既以授吉汝斯。餐後。遂赴薏絲零及茱理寓所。報告消息。則見茱理之神情已漸復原。易其狂易而爲淒苦之容。雙頰消瘦。而瑩瑩有光。時方以手自撫其眉。抑若此一寸眉心中。實有案緒可尋者。薏絲零則從旁勸慰。嬌婉之態。一如昨日午後與予相見於餐室之時。予乃轉弗自信。此嬌好之女郎。竟能爲殺人之凶手耶。思未已。而茱理已呼予曰。苞愛德事何如矣。言時聲澀而啞。吾固知彼已知其夫之死。乃慰之曰。事已漸有頭緒。然人死有大數。君亦勿宜過悲。茱理曰。嗟乎。勞而夫。予今爲世界之罪人矣。天下安有夫死而其妻尙在外者。然吾妹當能諒我之心。言次舉其悽慘之目光以視薏絲零。復曰。予之出游亦非得已。蓋吾夫病中每喜與予尋畔。予欲其安心。勿躁。乃始出避。而孰知……。茱理言至此。聲咽不能出。旣而曰。予今但能求恕於上帝已爾。予知茱理傷心已甚。乃復多方勸慰。薏絲

零因告我。謂此間房主。款待至殷。彼夫婦本宗教家。故待人至和易。既而又曰。勞而夫汝友吉汶斯。今亦來探案耶。予曰。然。慧絲零。遽變其色。亟曰。然則有所得歟。予搖首。慧絲零始稍蘇其氣。故爲泛常之語。用以自掩。然而人苟內有所懾。則眸子必呈異光。慧絲零心中之念。雖不明言。但其瞳人。固已明明語我矣。頃之。予復歸里區。蒙得疑雲滿腹。正有如海背孤星時。復明滅。有時雖決定殺人之犯。必爲慧絲零無疑。然一念及印度之刀與夫花房之窗。則此疑雲又不期而籠罩於却特之身。其時檢驗官利柏洛克已定於明日預審。且令予助當地警署醫生。細驗傷口。予奉命。遂從事於醫學上之檢驗手續。及一剖視其深度。予乃不禁大驚。蓋老人之死。已是奇特。而孰知其致死之由。尤復奇而又奇。以表面觀之。其傷口僅一窟窿。廣不過寸。自右而左。直抵心房。似爲鋒鎚之刃。所刺及一窺。視其心房。則傷狀又大異。蓋內有傷孔。凡二。且較外間之傷口爲。

大更剖而視其內心窩之肉片片碎如鱗割以狀卜之決非却特之印度刀所能奏此細工且其刀鋒至利苟持其柄而動其尖者則智口之創亦必歪斜瑣碎何致整潔如是吾念至此乃竟莫明其兇器爲何則惟靜待勃拉特至彼或能有所發明耳。

予方與警署醫生討論間而足音跫然勃拉特勳爵已至暫置諸人不理立趨屍側以視死友頃之始握手曰吾友此事殊出吾人意料之外予曰然因以始末具告且爲警署醫生法茂博士介紹於勳爵勳爵乃卽卸其外衣俯身近死者細視其創則亦怪呼曰此創殊奇特設其外面之皮膚亦碎裂者吾必疑其受爆裂之彈矣法茂曰勳爵語當蓋予雖業軍醫有年然此創痕實僅見也予因取印度刀示之曰勳爵視之此物能爲此創乎勳爵捲其袖舉而揚之則曰否必非觀其內部創痕則凶器必種一面有口者而此刀則雙刃也予不禁

點首曰誠然。勳爵曰密昔司考忒訥與其弱妹今居何所。予因告之。勳爵乃曰。予今尙須赴哥斯汝訥場視病。不及往省密昔司。汝往時願爲予致意。予諾。勳爵遂自去。是夜八點鐘。予歸哈雷街晚餐。吉汝斯亦推門而進。默然就一椅坐。不動亦不言。予曰。吉汝斯。汝於何時離屍室去。吾乃竟未之知。吉汝斯曰。當汝剖檢屍身之時。予卽他去。予曰。然則汝亦有所得乎。吉汝斯搖其首曰。無。汝或有所得乎。予亟曰。無。既而曰。但此一事情節似愈幻而愈異。蓋視死者之傷。實費細工而致之死。因以剖驗所得告之。並以鉛筆繪圖爲之指明。吉汝斯默視有頃。笑曰。吾固謂蘇柏乃受却特之欺也。予詫曰。却特乃欺蘇柏。此語何指。吉汝斯搖其首曰。此事汝不必知。汝但知蘇柏之疑却特。實受却特之愚。卽已足矣。却特誠可兒哉。予於此疑慮又復油然而起。亟欲一詢究竟。而吉汝斯故不答。吸其烟。烟氣乃氤氳一室。

## 第十章

預審之日。假屍塲於新家旅館樓上。觀者如堵。警察以死者年齡名姓及其傷狀填明屍格後。檢察官利伯洛克遂召却特前詢以前夜之事。却特乃曰。予入室爲兩句鐘。則主人已死。其狀爲側臥。若非見有血漬。吾猶以爲熟睡耳。檢驗官曰。汝見死者後。汝作何舉動。却特曰。予遂往報警察。且至廳上取刀而出。後門檢驗官不俟語。既卽截之曰。取刀何爲。却特忸怩曰。長官。予恐兇手尚在花園中耳。於時密昔司考忒訥之律師卽起立曰。請堂上許予問。却特一語。檢察官笑曰。苟君以爲無背於理。則吾亦無不可。律師會意。乃復坐而默。堂上復唱名呼凱得及廚娘。略詢數語。遂及薏絲零。其時薏絲零已略梳洗衣白綃衫。而面容之白亦如之。望而知爲驚魂未定者。見予則流眄以示怯意。予乃作色以鼓其勇。薏絲零乃始轉身向問官。且卸其手套。設誓。檢察官乃循例詢其姓名。字。

年歲籍貫署之於冊。然後問曰：姑娘於老人未死之前，果於何時入其病室？慧絲零曰：可十一句鐘。其時芭愛德醫生方診而去。檢察官曰：爾時老人精神尙強健乎？曰：然。芭愛德醫生告予謂病兆已較前爲佳也。檢察官曰：吾聞是時密昔司考忒訥尙赴倫敦未歸。然則老人見汝時亦嘗言及此乎？曰：言之且謂日來多雨，甚願吾姊歸時不致受寒。蓋以吾姊不善於攝生也。檢察官曰：自是以後汝遂不生見老人矣？曰：然。曰：此後汝復入死者室中乎？曰：未也。吾聞死狀至慘，故不忍覩。嗟乎！讀者慧絲零此語，誑也。吾苟以有血漬之絲，邊當堂示諸人者，慧絲零者，將奚辨乎？然而旁聽諸人，方昂首而聽慧絲零之言，以爲女郎膽怯，不忍覩。慘死之狀，正其慈善之心，而孰知其兇暴之行，正出其手也？嗟乎！然吾又不能不私佩慧絲零之爲人。觀其從容之態，直罨驚恐於重幕之後而不露。一絲之破綻，是其能力之偉。吾人且弗及矣。檢察官又曰：吾聞老人畏盜，有

之乎。曰。有之。老人曩於鄉居時。嘗有盜夜入其室。以鎗擬其首。幾致喪命。自是以後。老人遂每夜戒嚴。寘鎗枕畔。而設電鈴於窗檻之上。一旦有警。電鈴卽能自鳴。檢察官曰。然則前日之夕。電鈴亦嘗鳴乎。薏絲零曰。數日之前。電鈴卽已。被毀。故不能聲。檢察官曰。孰毀之者。曰。不能知。曰。然則盜來固早有備矣。言次。遂以薏絲零所供。盡筆之。向律師曰。今君亦有所詢乎。律師搖首曰。今無須矣。檢察官乃曰。姑娘可退。薏絲零退。迴眸復向予一眄。嗟乎。此一眄者。彼固明。明向我炫其得勝也。吾心不禁且愛。且恨。薏絲零旣退。勳爵勃拉特上報告己之所。得。謂此創痕必非利刃所致。蓋外輕而內創。從來無此刀創之痕。唯其果爲何種兇器。則不能必。吾聞此語。不禁啞然。蓋其學識亦不過與予等耳。勳爵退。予與法茂亦復循例報告。所語大略與勳爵同。利伯洛克乃向陪審之十二人言曰。今證人均已詢遍。但其所以致死之故。仍不可得而明。吾意必得確鑿。

之證據。與夫真正之罪人。今以此事委之偵探。期其必得而後定讞。如何。十二人聞語。咸表贊同。遂舉一人宣言。此人蓋爲喀佑橋之雜貨商。信望素孚。故衆舉之。以爲陪審十二人中之領袖。其言既出。衆漸散去。予遂於人叢中覓得吉汝斯。同至泰晤士河對岸。餐於白朗福忒小旅館中。蓋頃者吉汝斯實以一紙授予。約予密話於此。故他人皆不得與。旣至。擇一僻地而坐。其地適隣一胰皂廠。氣味頗不可耐。然亦弗顧。而吉汝斯已語予曰。吾友汝知今日。吾於何時至。喀佑乎。實告汝。其時八點鐘猶未鳴耳。予笑曰。汝果何爲而蚤起哉。吉汝斯曰。汝毋笑我。我蓋已至老人之家。覓鐵箱鑰匙來耳。予曰。得之歟。然此亦何足重輕。吉汝斯曰。汝誠蘇柏第二。汝當知此鑰。實與全案至有關係。吾初意以爲必在老人室中。顧遍尋。終莫能得。其後始於長廊下花盆泥中。得之勞而夫。汝試思。彼藏此鑰。何以如此秘密。則其微意可以見矣。予曰。旣得鑰。已開。驗其鐵箱。

乎。曰。未也。予今欲請汝作證。餐後同往開驗。以覈究竟。予曰。然則彼施行遺囑之人。倘見吾儕開此鐵箱。亦能無間言乎。吉汝斯曰。此何與於彼。且吾早聞已晤見此二人。蓋行尸走肉之市儈耳。舍金錢外。胷中初無他圖。吾儕又奚畏之。予曰。汝言雖近是。然吾以爲終不合於理法。吉汝斯乃咄曰。膽怯哉。惟汝當知警察中人執行檢查之權。固在保護人施行遺囑之前也。則吾人竟爾開驗。彼又惡能違抗。蓋案情一日不結。則此屋中什物。卽一日在警察權力之中。予曰。然則蘇柏已知之乎。曰。未也。彼已赴蘇格蘭場。但不久卽歸。吾儕往時。彼或已先在。亦未可知。予無語。乃飲啤酒。令罄。用壯。予膽。飲既。遂與吉汝斯操舟渡河。以赴理區。蒙得至。則一崗警。方倚門而立。口中塞滿麵包。尙復大嚼。似亦午餐初已者。此外則有男女多人。徘徊於門之左右。人人咸現詫異之容。不時昂首。以望樓上之百葉窗。若欲於窗口探得消息者。然警察見吾儕至。則卽肅然致。

敬曰。長官蘇柏適來此訪君。謂證人中忽有一人遁去。吉汝斯詫曰。孰已遁歟。曰却特也。彼於一句鐘前預審既畢。遂匆匆向車站而去。故人僉謂却特心怯。乘間遁矣。吉汝斯初不語。旣而瞞唇微睭。逕上樓而行。其時室中屍已搬去。床亦拆除。空氣之中彷彿尙聞血腥。吉汝斯默然久之。忽曰。吾友蘇柏之臆料。今竟成實事矣。予曰。誠然。却特不待此案之終。而竟遠遁。吾誠不解其何意。吉汝斯亦語曰。此誠汝所不能解者。言次出鑰以啓鐵箱。予視其鑰。鐵鑰已滿。意蓋許久未之一用。吉汝斯指一花盆示予。且笑曰。當時兇手或已遍覓其鑰。乃以不得而始捨去。亦未可知。予點首以爲然。而鐵箱亦隨關。箱爲火磚所砌。夾以鋼板。堅固無倫。其中文牘位置井井。吉汝斯乃一一取出。令予檢視。其一爲五磅之鈔票一束。上有字計其數。更有一束。則爲加拿大及澹汝夏愛之田產契單。此外一束。則東以紅綃似極珍密。吉汝斯笑曰。此殆老孺子之情書矣。予啓

其一封視之果然。特措辭至謠多不可解。予乃察其簽名。嗟乎。予不察則已耳。及一審察而予之血脉遂停。力欲止。予驚恐使勿露於顏色。而吉汝斯已覩覺雀躍而前。予乃不俟其近急。以一手掩其簽名之處。而并攬其一束書牘於手。岸然以拒吾友。於是。一室盡寂。然予五內則潮流矣。

### 第十一章

吉汝斯見予狀。則詫曰。吾友奈何不以示予。予曰。否。此蓋與予有關係耳。吉汝斯曰。異矣。此中物件。何至有關於汝。卽有關。示我亦無妨。蓋吾人對於此案。本宜互相扶助。今乃相隱。將何以望成功。予曰。此語固當。但此中亦應有一界限。吉汝斯曰。然則汝不我信耶。予曰。吾安得不信汝。唯此事汝實不必知也。吉汝斯曰。此事亦有關於殺人之案乎。予一時不能答。顧吾友已察予色而知。則曰。吾友自供矣。此物既有關。是案則汝安能以個人資格力爲隱瞞。汝當知我實。

有權強汝以見示也。吉汝斯言時語諧而色莊。予初尙思與辯。既而知必弗勝。則覲然曰吾友吾今以書授汝矣。但汝視後仍宜見返。須知此事實爲我平生失意之事。苟汝不當吾前。則吾必且燬之。使不更留踪跡。予言時實至頽喪。苟有鏡在吾面。必當自見其灰白也。吉汝斯旣得書。讀已俯視簽名。則亦大驚立以書歸。予言曰吾友此誠汝失意事矣。予曰以汝思之。此事將作何解。吉汝斯曰。吾意當與子同耳。予曰然。則爲妬殺乎。吉汝斯無語。但曰汝盍以其他之信示予。予於時寸心已灰敗。遂以此書一束悉舉授之。吉汝斯乃自往窗次檢閱。予亦無語。復取此第一信。廻環誦讀。乃知此信猶是薏絲零未至倫敦以前。居於考紳登府。萊痕福忒邸時所發者。在此一束中似爲最末之一。一封。蓋其書函。束疊正如千層之紙。此信居最上也。封面書爲密斯特考忒訥不記年月。但於紙角書爲禮拜三。其辭曰。凡人有食言如汝者。吾實無以表示我恥汝之心。一

年。之。前。汝。客。予。家。告。予。謂。汝。愛。我。吾。初。以。汝。爲。妄。故。一。笑。置。之。而。汝。乃。一。言。之。  
不。已。至。再。至。三。爾。時。予。亦。未。嘗。不。以。年。齡。之。相。差。用。以。拒。絕。汝。乃。矢。口。自。承。謂。  
汝。愛。我。之。誠。實。較。少。年。人。爲。倍。且。自。誓。謂。予。從。汝。者。必。不。令。我。有。所。後。悔。嗟。乎。  
吾。當。時。固。信。汝。今。則。知。汝。謠。矣。吾。乃。痴。心。以。爲。真。不。亦。僂。乎。爾。時。汝。往。凱。羅。汝。  
固。未。嘗。再。念。及。予。惟。予。之。如。何。盼。汝。則。今。者。吾。亦。滋。不。欲。言。直。至。吾。父。告。予。始。  
知。汝。已。將。娶。茉。理。爲。妻。汝。心。樂。矣。吾。悲。何。如。若。使。他。人。而。爲。予。必。將。以。汝。之。書。  
盡。授。茉。理。使。彼。知。其。所。托。身。者。實。一。梟。獍。不。如。之。人。也。然。此。亦。不。過。徒。苦。吾。阿。  
姊。耳。於。汝。本。無。所。損。故。吾。不。爲。然。而。海。枯。石。爛。吾。恨。不。滅。報。復。之。日。去。今。當。不。  
甚。遠。且。亦。汝。所。必。不。及。料。蓋。予。年。齡。正。如。蓓。蕾。當。春。詎。必。竟。無。佳。耦。而。汝。之。年。  
則。且。就。木。汝。之。半。身。已。入。墟。墓。故。吾。不。得。不。及。早。施。報。耳。凡。汝。從。前。與。我。之。信。  
我。亦。不。復。願。留。今。盡。歸。汝。汝。試。復。自。讀。之。寧。不。汗。赧。無。地。相。見。有。期。別。矣。書。至。

忽憂然而止。其下署名爲薏絲零密娜德字跡潦草，望而知其搖筆之時怒氣正填膺也。夫此一事，予初實未之知，即薏絲零亦未嘗有一語道及此事。然就是書按之，則薏絲零怨毒之心已可想而知。見且其辭意直含要挾，然於老人之情書，則又盡返而不留。是可知其報復之時必尙有一利器，較情書爲尤重者矣。吾於此乃又憶及勃拉特勳爵之言，謂此女郎之身實包藏秘密，不可與近。予初猶以爲妄，及今思之，其言實至可信。然則勳爵之爲人，直可謂爲正直君子。故不卹屢次警予，令有所懾，而不致於墮入孽海。奈何予竟不之悟耶？吾因之立振吾神，復讀其他諸柬，則覺其摯愛之情，直抉肺腑中所貯之良知天性。一納入行間字裏，今吾讀之，心尙爲之油然不知。當其時，身受之者，其感想又何如也？予初猶以爲薏絲零者，不過愛老人之財耳。顧愈讀其書，而愈覺其愛之真，正如瓦缶煮湯，愈久愈沸，沸至極點，忽而沃以冰雪，欲不爆裂，安可得。

哉。故其最末一書。怨毒之深。殆亦達於極點。曩予與薏絲零相識之初。每覺其溫柔嬌膩之中。輒有一種慘淡之色。予初不知其故。及今思之。非無因也。以純粹的哲理言之。愛情者。實爲兩人心情之聯合。而必然吾今者。則竟受其欺矣。吾初以爲薏絲零之愛。舍予莫屬。而萬不料其先愛老人。吾人實爲老人之續也。今者薏絲零已殺老人矣。而予何如哉。予念至此。而吾友亦默方以手自撫。其指環垂頭不語。旣而曰。勞而夫茲事將如何處置。蓋彼之生死實全在於汝也。予詫曰。此語何指。吉汝斯不言。但搖其首。旣而曰。吾友汝之失望。吾亦深知汝。初以爲若而人者。實爲冰雪純潔之女郎。可爲將來終身匹耦。而今……語至此。忽改之曰。此亦無怪於汝。卽我亦何嘗不認其人爲絕好女郎。而不知其粉膾之中。竟乃包藏禍心。予亟抗辯曰。否。汝謂殺人者。卽女郎。予必不能贊同。吉汝斯笑曰。吾友以貌相人者。十失其九。然亦無怪於汝。蓋汝之愛彼。熱度正。

熾安能以此。遂爾反唇相譏。然而汝男子也。豈得以……予不待其語畢。急曰。  
吾不能信汝之言。蓋男女愛戀。繼而反目。亦正尋常之事。汝安得以此數紙書。  
指爲殺人之據。吉汝斯曰。然則其最末一書。又作何說。予語塞。吉汝斯曰。使我  
而爲汝者。汝知我將如何。予曰。如何。吉汝斯乃續其前語曰。使我而爲汝者。我  
必盡火其書。汝當知女郎生死之權。固盡在於汝也。嗟乎。此一語者。予初實未  
及料。且亦不似吉汝斯所肯出諸口者。若以予論。則此一念繚迴心曲。直已千  
百萬遍。特思之。而不敢行之耳。乃亟問曰。信乎。汝果許我燬之乎。吉汝斯曰。今  
吾之願。但願助汝以遂汝意。汝但燬之可耳。予曰。然則合於法律乎。吉汝斯笑。  
曰。愛情之爲物。豈復有法律之可言。然使薏絲零果爲無罪。則卽燬此。亦無關  
於本案。若有罪。則殺人之事。終必有大白之一日。此數書者。亦不過証據中之  
備員已耳。卽無有。亦無妨。予大喜。立躍而前。盡碎其紙燃之火爐中。吉汝斯復。

以報紙多張雜而焚之。以泯其跡。出語崗警曰：天寒哉！吾方爇火爐中而不加熱。汝乃立於風簷之下，膚粟將纍纍若矣。警察未答，而警長蘇柏已植立於前。予因深感吾友措語之當，蓋得此語，則蘇柏見爐中灰亦不致動其疑也。

## 第十二章

預審復開之日，觀者愈多。羣赴新家旅館，自樓上以至街口，壅塞殆滿，大似寒江潮信。羣魚逐流而聚，警察至此，乃不得不以武力驅逐，使之讓避。是日晚報對於此事之議論，益復莫衷一是。類皆本於一己之理想，議論揣度，無可取者。唯於老人受創之奇，則莫不一致詫異。蓋凶器由外而內，受創必不作如是現象，此固衆人所知者也。然其究爲何物所傷，則又各具見解，莫可決定。予與勳爵亦嘗討論多次，終無結果。勳爵至此，亦不禁漸漸現爲失望之狀。精神亦頽喪無倫。若在平日，勳爵之爲人，興致實至高，常日接待病人，屏息以驗病狀，詢

其原因雖至瑣細亦不以爲絮。今者則反是。每臨診不俟病人敘語及半卽搖其首曰止。止足矣。足矣。言次卽爲署方。其一種煩躁之狀。吾直無筆可以形容。卽晚間亦不歸哈浮。但於醫院中購牛肉一二方。以代晚餐。餐已卽出。亦不知其所往。以狀度之。則似往俱樂部也。嘗有多次。自其院中發電召予。謂爲事務。媚集不堪其擾。亟待予爲之代庖。及往視之。則求診者亦寥寥無幾人也。吾於此因念。勳爵雖爲精神病專家。然至今日亦且自染精神病矣。當第二次預審之前一日。勳爵向予曰。嗟乎。吾可愛之老友。考忒訥死矣。夫考忒訥之死。誰不知。勳爵乃復以此告予。甯不可笑。然勳爵因悲悼老友之故。致頹喪其精神。至此亦良可敬也。及明日預審既開。勳爵亦蹣跚來。並予肩而坐。檢察官利伯洛克宣讀屍格已。問曰。今延長預審之期已止。不知所得証據中。亦有所增益否。於是一警吏垂首而前。答曰。証據不過如此。但尙在偵查中。檢察官曰。然則

就醫學上之考証亦有所發明否。予聞語乃回首以視勳爵。忽見對坐有人。蒙黑紗於首。默然靜聽。是人面貌雖不可見。然予固知其爲薏絲零也。覩其狀於堂上之語。實至留神。且每聞一語。卽微現一分得意之色。似深幸其言不及己也。警吏乃又答曰。醫學上之考證。亦無所得。此語既出。衆乃大愕。蓋衆人之來。滿意今日預審。必有所能解決者。在今乃如大海撈針。茫無所指。實失衆之望。故不一刻間。而竊議之聲。喧起四座。利伯洛克乃止衆勿聲。卽向陪審之十二人發言曰。今吾所請於諸君者。卽將此事下一判斷。於老人之死。果爲謀殺。抑似誤傷。若爲謀殺。則其人之利。老人之速死。要可不問。而知。但老人本已病危。行且溘先朝露。何必並此數日。而不能耐。此一問題。實爲吾儕應付討論之點。特不知諸君意見如何。若亦以爲謀殺無疑。則可下一判詞。交付警察。令其探訪。如果以爲誤傷。則又當作別論。此語出室中議論。乃蠶起。予亟回首以視薏。

絲零。則正嶷然危坐。有如石像。而一般新聞記者。則爭拈其鉛筆。起晚間之新聞稿矣。檢察官又問陪審諸人。曰。諸君苟一時不能決者。則不妨少退。至休息室中商榷。俟決定後。再爲宣布。陪審之領袖。乃曰。此可不必。蓋吾人亦深贊成。謂密斯特考忒訥之死。必被謀殺也。檢察官曰。佳。此後可一心緝凶手矣。吾聞語。因回首視薏絲零。而薏絲零亦適回首。目光自紗幕中透出。適與予之視線。相合。薏絲零乃大驚。匆匆起立。逕逐人海之潮流而去。其時吉汝斯方背窗而坐。見薏絲零出。忽迴目視。予彼雖不言。吾則知其心中亦正如予。蓋方念其鐵箱中之情書也。

是晚九旬鐘。予自醫院中徒步而歸。途中與吉汝斯值。乃相將入室。吉汝斯卽就其慣坐之安樂椅上。仰臥吸烟。少憇既而。曰。勞而夫。予頃者復至喀佑。吉汝斯言至此。忽止。仰面以待予問。予因曰。豈又有所得乎。吉汝斯曰。然。但得之轉

滋疑竇。故不如不得爲佳。予曰。何所得哉。請以語。予吉汝斯搖其首曰。是未可。以告汝。俟得端倪而後再以告汝不遲。予見其支吾之狀。乃不禁微慍。曰。吉汝斯。汝豈不信我耶。吉汝斯又搖其首曰。否。吾蓋夙有一種迷信。凡探一案。必不可先以所得證據。告人。否則事必無成。予益慍。曰。吉汝斯。吾殊不料汝乃慳吝。至此。然則吾當日者亦殊不應以薏絲零之信示汝矣。吉汝斯笑曰。汝以此信示予。實汝之幸。蓋吾因此遂悉變其偵探之方針。予亟曰。汝果變其方針乎。然則汝今者必以爲此案原動爲妬殺矣。而彼……吉汝斯曰。止。汝弗急。吾何嘗疑薏絲零哉。且薏絲零之爲人。亦未嘗有可疑之點。予聞此語。益愕。夫薏絲零之爲殺人凶犯。雖愚者亦能知之。而吉汝斯竟謂其非。是直欺予爲愚不可及者矣。吾知吉汝斯心中。彼蓋以爲我於薏絲零溺愛方深。必不願聞薏絲零之爲有罪。然而吾人實已了了。特吾不能於吉汝斯前直認之耳。吉汝斯見予鬱

忿之狀。則益笑曰。母亟予言實。非欺汝。誠告汝。凡吾所得證據。正足證明此案爲非妬殺也。予曰。然則汝已值知犯罪之人歟。吉汝斯曰。然。吾於事出之時。卽疑其人。至今乃益信其必爲是人。予曰。果爲誰歟。吉汝斯曰。此安可以預爲宣言。予曰。然則爲仇殺乎。吉汝斯曰。否。予不耐曰。旣非妬殺。又非仇殺。然則殺之者果爲何事。吉汝斯曰。此予今者亦有所不能知。但日後終不難水落而石出耳。予曰。然則君亦許我爲汝助者。固所甚願。但汝心中已有成見。吾殊不敢求助于君。惜哉。汝仍愛薏絲零也。予聞語。乃不禁長歎。蓋予身世畸零。久已自悲寥落。直至與薏絲零相見之後。始稍稍有生趣。滿望將來。得成鶼鷀。過此一生。雖不得謂享盡人世艷福。然亦可以終老溫柔。此念入予心曲。已成銘篆。不可毀滅。今彼雖有犯罪之跡。然吾愛彼。仍不減也。此時予猶未有答言。而侍者忽以名刺入。謂有女客欲見予。予視其刺。乃大驚。蓋其

人。非。他。正。予。此。時。所。不。欲。見。之。薏。絲。零。也。予。方。躊。躇。而。吉。汝。斯。已。自。起。立。曰。吾。行。矣。蓋。吾。之。身。必。不。可。爲。薏。絲。零。所。見。但。汝。見。彼。亦。宜。慎。重。勿。謂。吾。儕。已。得。證。據。吾。知。薏。絲。零。此。來。必。有。良。好。之。消。息。以。告。汝。也。

### 第十三章

吉汝斯既出。吾愛郎姍姍至。觀其神色。頗忸怩。既坐。身軀猶自矯顛。面容至憔悴。不堪雙眸深陷。慘淡無光。時方注視。予面發爲慘苦聲。曰勞而夫。汝不至。吾所且二日矣。吾意多情如君。當不至於患難之中。棄其可憐之人。予聞語方欲以實告。忽爾憶及吉汝斯臨行之言。乃更其辭。曰薏絲零此吾正欲以求恕于君者。蓋予于老人之死。震悼亦正如君。加以日來事冗。院中求診者蜂擁蝶集。勃拉特勳爵復多病。日必需予代診。故遂無暇過君。然而寸心之中。正亦無一刻不思君也。薏絲零曰。勃拉特勳爵乎。嗟乎。吾甚願汝不與此人爲伍。予大愕。

既而思之。勳爵間常亦嘗私詆。薏絲零者。殆此二人實各挾有私嫌。此語殊無足異。然而薏絲零之詆勳爵。則此一語實爲初創。因問之。曰。吾愛汝語。乃何指。薏絲零曰。此則不能告汝。但汝誌吾之言可耳。蓋予今之疑彼。尙不過爲我之私見。故不能爲汝言之。設一旦而吾之理想確者。則吾知汝立當自絕其人。不必更待予勸。讀者諸君。吾聞此語。吾乃益復模糊。但一推想其原因。則又顯而易得。蓋薏絲零者。殺人之女犯也。而勃拉特勳爵之知其秘密。復又至謠。彼欲爲隱罪之計。乃不得不施狡猾。離間吾人。使勳爵之言不入吾耳。則其秘密可無由洩。其用心固甚狡也。予念至此。因卽舉目以覘其面。問曰。薏絲零。此乃汝之理想乎。薏絲零曰。然。吾之理想。殆卽事實。亦未可知。予曰。汝之理想爲何。薏絲零曰。此何可以預言。言之適足僨事。但汝能遠勃拉特者。卽幸甚。予默然久之。強作鎮定。言曰。薏絲零。洵如汝言。則勃拉特者。殆一巨惡之人歟。然……薏

絲零曰。嗟乎。汝奈何不信吾言。汝安知口蜜而腹劍者。天下實比比也。汝安能以貌相人。然汝必有一日能信吾言。言次復以目視予。狀至懇切。予乃大愕。思彼女郎之爲此狀。果眞語耶。抑欺我耶。然無論如何。吾終以鎮定之態對之可耳。因曰。薏絲零。汝毋如是。吾信汝言。薏絲零曰。汝信與不信。吾不敢強。但吾終盡吾之忠告已耳。勞而夫汝憶之。汝但知汝所最崇拜而最信仰之醫界大人。物曰勃拉特者。實非汝友也。予曰。然則彼亦能爲汝友乎。曰。否。吾安所得而與爲友。予曰。然則茱理固友之矣。曰。然。彼因勳爵迭爲老人治病。乃至銘感。但吾阿姊惟以服從其夫爲事故。凡老人之友。彼亦莫不以之爲友。予曰。茱理之服從其夫。誠可敬。然邇來忽然淡漠。亦殊可惜。薏絲零聞語。乃不能答。久之始曰。汝當知吾姊之淡遇其夫。亦殊不得已耳。但今非其時。吾尙不能告君。以此中秘密。或者時機一至。君行且自知之耳。予曰。深夜出爲冶遊。亦不得已耶。但以

少女而嫁老夫。其心中之苦悶。吾亦深知。蓋年齡之差別。卽爲性情之反映。其中劃然有如鴻溝。中斷縱竭。畢生之力。亦難望其填滿。女子至此。其有不怨。當時誤繫此金質之手鐲（謂指環）。者鮮矣。薏絲零又默然久之。始曰。君語誠當。然而女子痴心。亦殊可憐。蓋凡爲女子者。其所挾之欲望。恆奢以爲嫁。一男子而後終身。卽可一無缺點。實則天且缺其東南地。猶傾其西北。而何況乎人迨至。於此。而不由失望生怨艾者。未之有也。矧以妙年女郎。嫁一垂老之人。其於愛情已無可言。爲之妻者。雖亦未嘗不知。然尙望其有欽敬之心。若至並此而失之。則其悔恨。當何如耶。予聞語不禁點其首。蓋薏絲零今日所語。自始迄終。實唯此一語。誠耳。因曰。旨哉斯言。蓋女郎之結婚。每每由于虛榮之心。聞一男子贊歎于己。卽以爲是男子愛我矣。于是而與之結婚。及至他日。乃生後悔。蓋亦意中事耳。薏絲零曰。故吾意。凡人旣相愛。卽宜從其佳處。想不宜抉其短。否。

則中悔而後正。有如惡夢。無時不望其醒矣。矧其所嫁乃爲老人。予不覺續之曰。薏絲零。汝殆亦此中過來人歟。薏絲零曰。吾誠不解汝所謂。汝當知我之愛汝。雖至天荒地老。亦無已時。惟汝……。薏絲零語至此。忽不續。予問曰。惟我奈何。薏絲零經予一問。淚珠直界其素面。悲聲曰。惟汝自此慘案出現之後。遂盡易其初心。於予不復措意。嗟乎。勞而夫。汝知我寸心之悲痛乎。予故詫曰。我固愛汝。奈何言此。薏絲零乃痛泣曰。我知汝之心矣。言次悲哽益劇。梨花之面。如被狂雨。讀吾書者當知。女兒家之外交手段。實可謂爲天賦。凡爲男子。無論汝銅筋而鐵骨。但須柔荑一握。芳吻一親。卽莫不立時鎔化。有如經火之餳。至於哭泣。則尤爲第一等技能。觀其秋水含愁。玉容憔悴之態。有能不動心者。吾人直當奉之爲佛。故吾于時不禁爲之動容。旣又念及曩日所焚之情書。則又不禁妬。及旣死之老人。旣而又念薏絲零之恨老人者。恨其不娶彼耳。推其原因。

則破壞其婚姻者實爲茉理。以情理論。薏絲零旣恨老人。卽當並恨茉理。今乃不然。且于其姊之事。尤復多方辨護。則予又大惑不可解矣。吾思至此。吾實無可措辭。乃信口言曰。薏絲零。吾實愛汝。而汝謂予心變。果何爲耶。薏絲零愴然曰。汝勿欺予。汝殆有所疑我耳。嗟乎。薏絲零。汝命誠薄哉。予曰。噫。汝殆因前日之慘劇。深印腦中。致有此想。吾愛乎。願汝忘之。吾誓不背汝也。薏絲零曰。汝令我忘此慘劇歟。嗟乎。予殊不能。

#### 第十四章

倫敦天氣漸由隆冬轉入春寒。迷霧爲東風所吹。亦復豁然開朗。唯于老人考忒訥之死。仍一無頭緒。但知曩日却特之不告而行。實因其弟病瀕危。故往探之。非圖遁也。其時格訥斯醫院中。醫生多缺席。凡事均由予攝理。予乃益忙一日之間。可分爲三部。一爲格納斯醫院中職務。一爲哈雷街勳爵代庖。一則予

私家之診所也。以此之故。予遂無一暇隙。卽于理區蒙得之慘劇。亦幾置之不顧。而吉汝斯亦大忙。但于禮拜之日來一見予耳。然無論何時。苟語及老人之死者。彼必頻搖其首。謂爲疑案。惟其辭意間似仍不能無疑于薏絲零也。彼之爲人。最能忍耐。且緘默。故自爾時以後。彼是否尚在。探此奇案。抑於證據間又有所得。予皆不能知矣。此時薏絲零已從其中表漢理格而居。漢理格者。卽老人被殺之日。茉理所往之家也。密昔司考忒訥。則從其姑母居鄉間。其地去勃斯不遠。理區蒙得路之屋。則於門次懸一白地黑字之牌。橫行書爲易惹注目之文曰召賣。

吾嘗因往見薏絲零之故。得晤漢理格夫婦。其人亦殊和靄。而薏絲零之態度。亦已漸漸復原。卽其待予之情。復不減于曩昔。唯予之心。終覺有所芥蒂耳。一夕。衆已散去。吸烟室中。僅予與薏絲零二人。薏絲零乃語予曰。勞而夫疇昔之。

夕。予深夜來君所。吾知君必深詫。且怪予無禮。然予之爲此。實大不得已。不過欲汝知勳爵之爲人。而遠之耳。予曰。勃拉特之爲人。實爲予所信仰。吾殊不知何故。乃爲君疑。薏絲零曰。勞而夫。實告汝。彼人者。蓋汝仇也。予因目視其色。徐曰。何言之。薏絲零囁嚅曰。彼蓋……彼蓋……薏絲零言至此。忽不續。久之始曰。彼蓋因仇我之故。乃仇汝耳。予初不圖薏絲零竟自招供。乃亟曰。彼果何爲而仇汝。又何爲而仇我。薏絲零搖首曰。吾不能言。但天下事。固有已尙未知。而人已與之結深仇者。汝亦卽其一耳。吾聞語。乃不得不佩薏絲零之辯。給且又不得不佩薏絲零之善于作僞。予因費盡唇舌。思欲探得其中究竟。而奈薏絲零多方狡辯。終莫能得其端倪。吾因是益疑之。吾與薏絲零之愛情。若在當時。直可謂已達沸點。而今者忽然降至零度以下。雖未至于全然消滅。然較從前。直已判若霄壤。此不但吾一人如此。卽薏絲零之愛。予亦覺迥不如前。捨來時一握。

手去時一接吻外更無其他之事。表示愛情雖亦有時與之餐於旅館之中。且相偕觀劇然亦不過僅有之事耳。慧絲零又嘗向予追敘既往情話纏綿繼以涕泣。當此之際。予心亦頗惘然深悔當時殊不應於鐵箱中窺彼情書致予心中有所骨梗。既而思之則又自幸蓋吾得見此書始知其爲人否則暗中摸索吾直爲其傀儡矣。凡此諸念繁予心曲。直如寒潮汨汨起落不寧尤奇者其初慧絲零之愛予及予之愛慧絲零咸以爲天地之間舍吾二人以外無復有所謂情。今乃知此女郎竟在愛予之前以欲得財產之故而愛一老人。旣因目的之不能達。又從而毒殺之。嗟乎是其心術誠不可問矣。以此之故予遂不願常見慧絲零之面。長日惟以診病爲事。讀者亦嘗爲醫生之生活歟天下之至樂者殆無過醫生。而最苦者亦無過醫生。試訪遍倫敦之醫生間之其有不身經奇怪之愛情而成悲痛之結果者。吾知什中必不得一良以病人之心思單弱。

最易感動。在醫生。不過因盡其醫生之職務。爲之萬分將護。而在一般少年女郎之病人。則未有不因感激而輸情愛。終至兩兩相戀。坐待悲慘之來降。此其事殊可憐。吾與薏絲零。亦卽其中之一例也。亦有一種寡恥女郎。以寂守空房。無可消遣。乃以醫生爲其售情之具。醫生於此偶一不慎。立墮魔道。然亦有人。藉此以爲利用而爲所欲爲者。吾蓋習見之矣。卽予之愛薏絲零。亦莫不由診病而起。當其初。吾人之愛情。亦未始不光華燦爛。專屬其身。然自疑及此。覺予所握之溫柔玉腕。乃爲操刀殺人之毒手。而予之愛情。遂如死灰。雖有佳麗當予之前。舒其玉腕。以受予指之診。予亦漠然無動于中矣。故予安其素業。亦幾不自知其爲樂爲苦。一日爲五月之朔。予方晨起梳沐。忽侍者入報。謂花園街狄根寡婦。病勢甚危。特倩車來。迓時。予心雖煩鬱。但亦不能不往。蓋此貴婦。實爲勳爵主顧中之第一人。卽勳爵之得享盛名。亦大半由其推轂之力。故不敢

慢既往臨視。則其病勢忽現危兆。特其人之病。曩皆勳爵往診。故予今者實未敢斷言其如何。無已。乃姑處一方。但于心殊歉然。因思不如往詢勳爵。以爲明日復診之預備。乃於旁午。乘車以赴哈浮。其地頗絕幽勝。精舍臨海。波光撲人。四周咸植巨杉。作深綠色。其下小草廉纖。直至門次。如鋪翠茵。凡人于退食之暇。此間實一怡情處也。海風如酥。吹窗幕咸起軟縠。堦下植花卉無數。含苞乍吐。尤復嬌媚。予來此間已數。故閨者能識。予呼。予曰密斯特芭愛德。勳爵正在會客室中。君曷入書房少待。容予入告。予領之。遂入書室。無意間。忽見案上有一紙。紙旁置予前日所寄之書。而其紙上所書。則卽臨予信面之字。筆跡宛肖。特不知其何意。使爲偶然。則必不致摹寫如是之正。使爲有意。則紙上固不成語也。予方自思。忽聞有喁喁之聲。起自會客室中。似爲婦人。予大詫。以爲勳爵平生不近女色。今何來婦人。且其語至稔。望而知爲素親昵者。因留意聽之。忽

聞婦人驚呼聲曰汝怯夫汝乃賣我汝婦人言至此聲忽咽似爲人所捫則聞一男子語曰止汝欲得安逸者卽當守汝秘密汝當知屬垣或有耳也言者聲重而厲似爲勳爵頃之婦人又曰吾必言之吾必具實以告衆人男子乃笑曰佳吾懼予耶汝言之汝但言之男子言至此復笑笑聲格格如夜鴟之鳴其意似甚得也已而遂亦無聲

### 第十五章

數分鐘後勳爵出見予態洋洋如平時唯面上尙蘊餘怒見予卽曰適間與一癡婦相爭執實令人煩瑣死在彼家屬之意甚願加以囚禁唯予以其病症未足故未敢遂出證書勞而夫頃者予與彼婦所爭汝聞之乎予漫應曰但聞隔壁似有人言耳勳爵曰勞而夫彼人乃視予爲魔祟也實則吾儕爲醫生者囚禁人剜割人謂之魔祟亦殊當言次大笑而坐此一笑者吾之疑慮乃幾隨之

而去。既而思之。則知勳爵之笑必僞。蓋此婦人之聲。吾非特聞之嘶。且聞之熟。蓋其人非他。卽薏絲零也。而勳爵謂之癡婦。豈非謠耶。但此思念。吾殊弗能宣之於口。故遂置之不提。而以狄根之病狀詢勳爵。吾書非醫話。故其所語。且弗叙。但於餐時。予每以狄根之病狀爲問。而勳爵之精神。殊不屬十語中。不過答予一二。予於此。因知日來勳爵之不赴病院者。實非由於有病。其病乃亦爲精神病耳。九點鐘後。予遂乘車返。是日爲禮拜日。故乘客獨多。予坐處。雖爲頭等。而坐客之衆。亦不減於三等。其中多商業中人。且與其情人相偕。唯座隅一女郎。獨煢煢無偶。衣冠咸作黑色。時方以手托腮。注視窗外風景。狀至淒苦。旣而乃迴其首。遍視座客。及予忽俯其首。似相識者。予因自思。此人面何熟。殆於何處。曾相見者。旣而思之。其人諒亦醫院中主顧之一耳。蓋彼病者。能識醫生。固爲常事。惟吾儕醫生。殊不能一一記其被診之人耳。此蓋事理之常。要無足怪。

天下事之至奇者。卽外間之現象。往往與心中之幻想相合。而又似是而非。而終至於是。譬如有人方默念其平生所愛之人。而其人者。實未嘗在側。旣而電影瞥過。則其所愛者。竟居然呈現於其眼簾之前。卽而視之。其形影果相似已。而其面貌則殊弗似。於是望望然去之。旣而幻象又來。則又有一人。現其法相。立於吾人之前。卽而望之。果爲吾愛。然察其聲。辨其態度。則又非也。其人至此。寧不嗒焉若喪。然於此時。而其眞者。忽竟翩然戾止。其人乃因心神顛倒翻且。疑之爲假。以爲肖是人者。世間何如是之多耶。迨知其眞。則又狂喜。并疑其先前之所見。亦且眞矣。此種之事。吾不圖竟身歷之矣。蓋吾是日。心中正念蕙絲零之事。幾乎所見之人。莫不疑爲卽蕙絲零也。及至勳爵宅邸。聞其婉妙之聲。則又不禁自疑。以爲安得有此奇湊。殆仍爲予幻想所構成耳。及抵維多利亞車站。此黑衣女郎。先予下車而去。其倩影。遂爲人潮所吞沒。然尙於臨去之時。

回首向予一笑似行道別惟以站外燈光過暗。予乃不能辨其是否。故不敢答禮。而此可怪之女郎。遂亦珊珊自去。不復能蹤蹟矣。明日。予赴格納斯醫院。侍者以一信授予。蓋爲慧絲零之母。密昔司密娜德自萊痕福忒所發者。書中但召予往而不言所以媼於平日待予至優。今既相招。安能却之。乃以院中事托之吾友黎萊脫。予遂乘下午五點鐘車往。旣抵站。雇一自御之馬車。以赴萊痕福忒。萊痕福忒爲女皇安理時代舊邸。邸處萬綠叢中。由高逐漸而下。抵於河水之兩岸。碧草如油。當五月時。黃色野花正開。則又如黃金布地矣。予入室。則此白髮之媼已鵠立而待。見予至。則卽握手道晚安。予初以爲媼之召予。蓋媼病耳。今乃知其不然。則殊以爲異。其時雖已近暮。然室中尙有微光。從鑽式之窗檻透入。映射媼面。則其慈藹之面。似含叢憂。握手曰。苞愛德君。今予將以一事。與君商榷。汝當知。茉理自失所天之後。其一種失望之神情。實不忍覩。

老人腸柔。何堪見此。予曰。媼。此事禍來倉卒。要亦天意。願母以爲念。媼曰。茉理之愛其夫。當亦爲汝所知。予聞語不答。蓋此一語。實非吾所能信。然凡爲女子。既嫁之後。每於其夫之事。瞞其老母。今媼之爲此語。在媼亦誠語也。故吾領之。若使言者爲薏絲零。則吾必駁之矣。因曰。此亦可憐。但官中自新家旅館一番之後。久已消聲而滅蹟。此事殆已成爲懸案。媼接言曰。在若輩尸位而素餐者。固與吾事爲風馬牛耳。特汝知茉理又何如者。嗟乎。彼蓋已狂易矣。當一月之前。復從其姑母之家遷來居此。而神情之憔悴。實有類乎死卉之暴秋陽。終日昏昏。不食亦不言。苟言者。則但哭其夫而已。否則。卽提其衣囊。出爲汗漫之遊。渾渾噩噩。性靈殆已盡失。詢其欲携僕從否。則又力却木然。自去。嗟乎。苞愛德。汝試思長此以往。其人不將無救耶。予聞語乃大詫。蓋茉理之爲人。其於考忒訥。直已無一毫愛情可言。而今者人已去世。轉忽悲痛。至此。其中若非有隱情。

者。毋。亦。作。僞。之。甚。哉。但。如。某。理。而。有。情。人。者。則。老。人。之。死。正。其。所。利。彼。又。何。用。其。悲。予。因。不。能。置。答。密。昔。司。密。娜。德。見。予。默。則。曰。苞。愛。德。汝。果。不。信。者。則。少。頃。晚。餐。時。汝。當。自。見。之。特。不。知。其。人。尙。可。施。救。否。耳。言。次。老。淚。迸。眦。而。下。予。氣。亦。爲。之。不。宣。

## 第十六章

頃。之。吾。人。遂。入。餐。室。其。地。精。雅。而。不。寬。壁。上。悉。張。繡。幕。綴。以。古。磁。器。及。古。名。畫。蓋。密。昔。司。密。娜。德。實。爲。好。古。專。家。渠。至。意。大。利。凡。三。次。至。則。輒。有。所。得。故。蒐。存。古。物。極。多。讀。者。苟。一。察。其。室。中。景。物。即。可。知。其。爲。女。搜。藏。家。也。於。時。案。上。長。頸。燈。已。明。暈。作。紅。光。燦。照。一。室。古。磁。瓶。中。插。以。含。荀。之。花。清。香。時。時。中。人。爲。燈。光。所。照。態。益。嫵。媚。壁。上。點。綴。物。則。咸。黝。然。作。黑。色。如。潑。墨。點。而。桌。上。銀。器。燦。然。則。又。似。雜。冠。帶。於。繙。流。中。矣。既。坐。而。後。密。娜。德。始。詢。及。薏。絲。零。繼。以。微。歎。予。乃。曰。

姆吾以事冗已與七日不見矣密娜德點首久之忽曰范愛德汝以漢理格夫婦爲何如人予曰其人溫厚而可親佳人也密娜德似不以予言爲然乃曰佳則佳吾終以爲趨時太過殊失其眞吾女與之爲友蓋亦自失身分或者我已老悖見識不廣乃以其舉動爲不當耳然吾終不喜其人也予聞語亦漫應之蓋密娜德者一鄉間之寡婦也爲人固和藹惟胸襟至狹知舊而不知新間嘗以其女之自由行動爲不當以爲今者閨範已破婚嫁但以愛情而不以金錢實爲自取窮蹙之道故於茉理之嫁老人實至惄心也其時左邊之門忽羈一黑衣婦人懶步而進形容至憔悴不堪旣進卽瞪其目視余木然亦不爲禮造坐後始曰道克得乎君何來耶密娜德乃告以予來已久以彼正休息故未驚擾茉理不顧但絮絮問予何時來者何故不往見彼又何時離鎮來此又將於何時返予遂亦支吾答之謂予之來實爲密昔司密娜德診病茉理曰吾母病

噫。彼實病甚。彼每因予而怒。實則予亦未嘗撩其怒也。醫生試思之。吾母之病如此。汝曷爲立一方去。予曰諾。於是各俯首啜羹。茉理獨不食。但睭其目視予似詫。予不衣禮服者。實則予之不衣禮服。蓋得主人特許。無可怪也。旣而察之。則其神情亦殊不屬余意。其憂憇怔忡。遂不禁現爲此態耳。餐旣已。茉理乃問余薏絲零近况。及漢理格佳否。然後問予此案之進行已如何。某告之。茉理乃長歎不言。頃之向其母曰。如何。吾固謂此輩警察一無所用也。彼之入手卽已大誤。又安望其成哉。密娜德曰。吾愛言當。吾亦早謂此輩有名無實。初則互相推諉。繼則互相蒙蔽。終至罪人漏網。海底沈冤。而後消滅於無形。言之實可疚心。余曰。但此事今已交入蘇格蘭場著名偵探之手。或可望其成功。且吾友吉汝斯亦在從事探索。茉理曰。吉汝斯。余曰然。此爲吾友。彼嘗餐於君家。君當猶能憶之。茉理忽悟曰。是矣。但彼非偵探。乃亦能偵事乎。余曰能之。往者凡有

疑案。警察所不能得者。彼輒能以奇特之方法得之。茉理急曰。然則彼已有所得乎。余曰。此則余亦在迷濛中。蓋吾二人雖莫逆。惟於探案。苟不至功成行滿之日。彼必不肯語我。且日來吾事冗。而彼又赴外國。故已多日未與相見。茉理曰。彼往外國耶。余曰。吾初亦未知。唯昨日另晤一友。始知吉汝斯甫從海外歸來。茉理不待語畢。卽曰。彼往亦因辦此案乎。余曰。或者爲此。亦未可知。蓋彼探案必至水落石出乃已。絕不類尋常警察。祇有五分鐘熱度也。茉理乃長歎曰。吾甚願此案早日終結。汝當知我猝遭大故。已足痛心。今乃案懸不結。卽吾夫九泉之下。亦未必能安。而吾心之悲痛。又何如耶。余慰之曰。毋如是。汝但信吉汝斯實至聰敏。凡疑難之案。爲彼所探得者。實已不知凡幾。當不致於終無所得也。茉理曰。嗟乎。但願如此。乃始佳耳。讀者以爲吉汝斯之往外國。果爲考訖訥被殺之事乎。然吾則知吾友之往。必非因此。蓋彼之思想。當亦如余。思此案

之真凶。卽在倫敦。不必尋諸外國也。然此殊不足爲外人道。故亦予不與辯。但以含糊答之。旣而餐已。茉理復語及薏絲零。而其神情之間。則殊冷淡。吾因自疑。豈薏絲零與老人之事。茉理已知之乎。抑偶然耶。余因留心察其神態。則仍莫可得其究竟。但其一種淒苦之狀。殊令人無歡耳。鐘鳴十下。余遂歸寢。顧時尚早。睡乃弗寐。於是重復起坐讀書。直至禮拜堂鐘聲鳴時。方始如夢初醒。屈指數之。則已夜半。其時月色照窗。如籠銀霧。窗外樹影扶疏。間以幽香一縷。撲人鼻。觀室中燈火。轉乃無光。而景亦大幽。以視倫敦月色。之但照醉人者。直有仙凡之別。玩賞久之。忽動雅思。念於此時。苟能出而散步。當得清福不少。惟果出此。將驚動室中諸人。亦殊不便。思之。乃得良策。憶東廂之窗。固臨街面。苟踰而出。當不致擾及諸人。計既定。乃取道赴東廂。躍窗而出。果無一人知。且無聲息。余乃不禁自喜。遂向禮拜堂之後而行。其後爲一曲徑。林木翳茂。曩者。

吾嘗與蕙絲零並肩行。此以爲天下溫柔之福。殆已爲吾人占盡。今者景物猶是。而吾二人之情。竟已大變。乃知滄桑之改。正不待千百年後也。心念及此。足乃信步而前。已至梅痕河次。月光下燭散爲金絲。與水波互相起落。遙與蔚藍之天色相映。萬籟既寂。風景愈幽。余遂就一木闌而坐。吸其雪茄。夜風吹袂。萬念盡空。似覺此身已非吾身。而栩栩之靈魂。已逐月光而飛。直上廣寒宮裏。則此靜坐於月色之中。消受夜涼風味者。亦無殊於蛻化之遺耳。遐想至此。塵念忽來。則有喁喁之聲。起於禮拜堂墓碑之後。有如鬼語。余乃大驚。以爲夜深至此。何來行人。要之山鬼現形耳。顧念未已。而此語聲已漸漸而近。月色自樹葉疏處漏下。適射其人纖屑畢現。余視之驚呼。幾衝口而出。亟力關其喉令默。且自隱身於樹林深處。蓋來者爲男女二人。女爲茉理。而男子則爲已死之密斯。特考忒訥也。

## 第十七章

凡人於夜深之時見一事勢所必無之事則其人必驚悸而亡魂可斷言也矧吾所見乃爲已死之人吾初猶疑爲眩及再拭目以視仍宛然爲考忒訥夫婦也且於時月光甚明吾亦清醒斷斷不至錯認然則老人考忒訥者固已復生矣但其屍體不第經余驗明且又經多人驗視莫不決其已死且其心房已經創裂今乃竟能呼吸自如毫無痛苦之狀宵不可異而某理則又展其美滿之笑容挽其夫而行活潑之狀有如嬌鳥與數分鐘前直已判若兩人且行且喁喁語余乃隱身金橘樹下以覲究竟直至二人過去之後余呼吸乃始稍蘇亟拭雙眸猶以爲夢然而景物猶是且涔涔泥路之間猶有纖纖足蹟則非夢可知若在迷信時代則當認爲死鬼現形今則學術昌明無鬼之說早已爲世界公認余亦抱此達觀已久則此人者當然是人而非鬼也可知且吾識老人至

稔。但須聞一聲息。見一舉動。即可識爲其人。矧今乃親見其面耶。故吾當置吾  
醫。生。之。名。譽。弗。顧。甘。認。此。老。人。者。實。爲。吾。人。誤。認。爲。已。死。而。實。未。死。之。老。人。也。  
余念至此。好奇之心忽動。必追蹤其後。窮其究竟而後快。旣而思之。則又大疑。  
足亦踟躕不前。蓋老人於未創之前。尙展轉牀褥。不能一步而創後死後。轉忽  
健旺至此。卽茉理於老人生前夫婦之愛。亦殊淡漠。而今忽濃摯若此。其中  
固大不可解矣。其時二人已行近水步之次。余遂隱身楊柳樹後。窺其舉動。然  
終不能聞其所語。但二人之衣服。則視之固甚晰也。茉理之衣。仍如適間所見。  
老人之衣。則作灰色冠呢。冠執一行杖。絕長。此蓋老人習慣。及今死後復生。乃  
亦不改。嘗有數次。每拄杖遲步。不行而語聲亦益微。茉理則以笑靨承之。其一  
種歡忭之狀。吾直無筆可以形容。吾因不禁失笑。以爲老人現在而茉理日間  
之種種作態。亦殊無謂也。讀者於此。毋謂余又抉人之隱。實以此事關係余將

來之幸福非淺。故余不得不萬分留意。蓋茲事至奇詭。其中必含有絕大秘密。吾苟能留心勘察。或能因此而釋吾愛種種之嫌疑也。此時余踵二人之後愈急所恨者。老人行時。每每回首。四顧。狀似偵人。致余不能放膽而進行。一里許抵一水閘之次。其時斷後之水方暴發。一瀉千里。奔騰如萬馬。老人之語音竟不復聞。然於余實至便。蓋不必躡足行也。其地有一小屋。飾以白堊。爲守閘者所居。茱理二人。乃繞屋後而行。良恐守者未睡。見而識彼也。余固不慮守者之相識。乃卽取道河干。從小屋門前而過。擇一柳陰深處。預藏其身。從而待彼。果見二人已從屋後繞道而出。正行向余所隱之地。余至此乃得再覩其面。則尤確也。然余又自惜。惜不與吉汝斯偕。否則彼必有一番舉動。爲余所不能爲者。然余歸時。苟以余今夜所遇告者。吾知彼又斥余爲夢囈矣。頃之二人益近。月色朗照。其身鬚眉畢現。而二人之語音亦漸高。余屏息以聽。心房乃不禁大躍。

但聞老人語曰吾日來見薏絲零彼嘗告我彼已與彼日見疏遠可憐哉女郎  
彼似已心碎矣茉理曰然吾覩彼狀實疑吾妹老人曰吾亦知之但彼欲疑彼  
有何證據茉理曰彼與其友吉汝斯現正探索是案將來或難免水落而石出  
老人聞語似一驚既而曰此亦無妨蓋天下安有已葬之人而重生於人世者  
乎吾知彼輩卽夢想亦未必有此也嗟乎彼二人之所謂彼者非卽余與薏絲  
零乎此語果何自來耶然余又自笑蓋彼輩夢想中亦未必知其所議論之人  
卽在彼身畔也旣而茉理又言曰但恐薏絲零欲得醫生之愛情而竟賣余爲  
可慮耳老人曰此可毋慮薏絲零必不敢洩茉理曰特彼二人之疎實皆因吾  
二人之故彼但須一言之勞即可得其已失之愛情彼果愛勞而夫者則又何  
所不爲故吾深以爲慮老人決然曰彼欲洩吾人之秘密者直無殊自喪其名  
譽彼又烏敢茉理復顰眉不言而其憂慮之狀則正與餐時所見者同吾乃始

知茉理之爲此狀。實非悲其夫也。特懼薏絲零耳。旣而老人又曰。吾殊不料勞而夫今亦來此。否則余必不來茉理曰。余初亦不知直至餐時乃始見彼。吾殊恨吾母乃不先告余也。老人曰。然則彼人之來卽爲探案事乎。茉理曰。是未可知。但彼明日且歸矣。吾愛實告汝。吾殊厭見此人也。吾聞語至此。乃幾忿極而呼。然亦自喜。喜此事已得端倪。卽茉理之子身出行。亦非狂易。蓋往會其死而復生之夫耳。

## 第十八章

考忒訥老人旣在。是然則當日陳屍榻上受吾人之檢驗者果何人耶。以表面觀之。固明明爲考忒訥也。及聆今夕所言。則此一事實。唯彼夫婦二人知之。薏絲零雖知之。而不敢言。在勢則其事之秘密。殆將迷糊以至終局。雖然天道好還。每施報復。今余之來。又安知非天帝之遣。特來破其隱乎。二人相對久之。茉

理又曰汝嘗見勃拉得勳爵乎曰否彼但知吾已死卽我施行遺囑之事亦已在律師公會中證明余爲已死不久汝且受產吾烏能再往見之致盡破吾隱乎。茉理曰吾殊不料茲事之奇一至於此直將世界衆生盡葬於重霧之中而莫明其所以故有時自思亦且疑其爲夢卽從來神怪小說中恐亦未嘗有是事也。但汝當日何必定死其人汝不思吾人已犯殺人之罪耶老人曰唯如是乃能欺警察耳吾愛汝毋慮吾於此事設備之精實無一物可以爲喻必不致授蘇格蘭署以柄也。茉理乃低聲曰但吾人將來生活將何如何日乃能隨汝歸倫敦蓋余近來事事作僞欺人自欺實已厭之老人慰之曰吾愛汝毋急一待事機成熟吾當偕汝而遁使世上又多一驚奇之事報紙喧傳亦一趣事茉理曰然則須至何時事機乃成熟耶曰多則三四月少則一二月必能盡告成功今則吾人仍以朔望相見爲佳。茉理曰唯苞愛德醫生近來於吾人之事似

已有所疑。老人急曰。彼乃疑吾耶。汝試告余。果何疑者。茉理曰。吾非謂其疑汝。但頃間餐時。於我之一舉一動。恆多注意。故深以爲疑。老人乃笑曰。吾愛此誠多慮。汝試思之。彼親驗吾創。又親送吾葬。尙何所疑。彼若爲吉汝斯。則吾人不無有所危懼。然而苞愛德又何能爲。茉理曰。設薏絲零已語之者。且奈何。老人曰。此必不足慮。蓋薏絲零欲以此事語苞愛德者。卽不啻自畫招供。自暴其劣蹟。汝當知男子於其所愛。他事均可恕。唯此事殊難爲情耳。余聞語。寸心不禁。又沈思彼之所謂劣跡者。果是何事。抑殺人之事。薏絲零竟與聞其事乎。總之茲事之奇。已奇至極點。要非片刻之間所能解釋者矣。茉理又曰。欲弭此患。不如先解釋。薏絲零與勞而夫之意見。使之仍相愛好。蓋勞而夫之必欲探此案者。無非爲愛其愛耳。今旣知其所愛實無可疑。則亦自懈其志。老人曰。汝苟以此計爲當。則汝但能獨力任之。蓋余必不能出面也。茉理曰。此則必然。老人曰。

汝明日即可語之矣。曰此恐未能。蓋彼八旬鐘卽當趁車行。爾時吾尙未起。卽起而爲時太促。亦未必能罄吾言。故不如俟暇訪之倫敦。老人曰。汝將告彼。謂薏絲零爲無罪耶。茉理點其首。老人曰。茉理汝誠可謂世上之奇女子矣。試觀汝喬裝之容態。不但天下人爲汝所欺。恐卽死者亦且自疑。彼其之身或眞爲老人考忒訥也。而今又欲欺勞而夫。勞而夫之入汝彀必矣。余聞語忍俊不禁。蓋彼輩。偶。偶。自。以。爲。秘。密。者。實。則。不。啻。向。余。覲。面。而。談。且。以。此。視。之。則。茉。理。之爲人。亦殊猥鄙。無足取往者。當其夫病時。彼不時外出。余雖以爲非爲婦之道。然尙憐之。以爲妙好女郎。嫁此殘廢。無怪心灰。然今思之。則其人之出。或卽受老人之指使。以售欺於衆人耳。其心誠可鄙矣。茉理又曰。汝明日將至何所。曰吾將赴斐鳴罕。以村居不如城居便耳。茉理曰。彼間非有汝友弗來立克乎。曰吾日間不外出。可無慮。茉理曰。然則何日來吾許。曰。仍如舊約。曰。吾恐此間相

會過多。將爲村人所識。可奈何。若輩不知爲汝行將疑吾有外遇矣。老人曰。今固未嘗有人知之。暫可不必易地。良以此間風景既佳。且又僻靜。實宜於密語也。茉理曰。亦佳。但往見苞愛德之事。亦不宜緩。蓋茲事之兆。實至危險。老人曰。吾初以爲薏絲零必能玩勞而夫於股掌之上。而乃轉爲所棄。亦殊余所不料。茉理曰。若在以前。薏絲零何嘗不能。唯此事出後。事勢乃盡反行。故吾人之事。尤不可緩。老人曰。汝往自佳。但不可往見薏絲零。蓋薏絲零者。多心人也。必也苞愛德之往。出於薏絲零所不料。則二人之合。亦易設知。吾人從中掇弄。則且逢彼之怒。非特無益。抑且僨事。茉理曰。然則吾往見醫生時。亦當以秘密出之矣。老人曰。當然。但汝宜自慎。臨事毋忽。蓋勞而夫之爲人。亦一魔鬼。而吉汝斯尤爲魔鬼中之魔鬼。設動其疑。則殆矣。茉理笑諾。於是二人之語遂寂。挽臂向原路而去。余則心潮起落。莫知所可。覺此事之奇。實已成魔。有如浸身大海中。

雖游行終日亦無從得其涯岸也。

## 第十九章

及至次日朝起。則密昔司密娜德已先在。謂茉理尙未晨興。不及送別。至爲歎仄。予聞語寸心殊躍躍。深以昨夜所見之事爲念。使予果暇。能於第二次火車行者。則予必當一探其秘密。且視茉理與其夫私會之後。面色狀態。與前亦有異否。特是予事正冗。倫敦醫室之中。方有多人。待余臨診。余卽以第一次火車往者。及抵彼間。亦須亭午。則余又何能再作勾留。朝餐既御。余遂興辭。密昔司密娜德乃顰蹙曰。博士。昨日之夕。君當見吾女之狀態矣。君爲醫生。亦能告我以彼之症狀果如何哉。余聞語不禁暗笑。念彼茉理何嘗有病。不過僞飾以欺人耳。然以此累阿母憂。則茉理亦殊不可恕。因曰。夫人。吾實不能察其果有何疾。且不見有異兆。密昔司曰。汝豈不見其行動。每多憫惱之狀。卽其眸子。亦復

恍惚如有朦翳。以吾度之。彼自其夫死後。悲傷中其心矣。余漫應曰。嫗言或然。密昔司曰。君以爲其腦系中亦有所喪缺否。余曰。否。大凡腦筋靈敏之女子。一經憂痛。恆現此狀。後當復原。固不必慮也。密昔司以手捧面曰。嗟乎。吾女苦矣。考忒訥三字。彼蓋終日未嘗去口。吾誠不知其將來作何結束也。言次。復垂首歎息。余於此時。幾欲以昨夜目覩之事。盡傾吐於老人之前。告以茱理之癡病爲僞。顧欲言而仍止者。再蓋事過奇誕。且無證據。言之不但不爲人信。亦且被人斥余爲狂。乃將此喉間之語。勉強咽住。於時已過辰初。余遂與密昔司爲別。則馬車已待余門次。密昔司復握余手曰。苞愛德先生。君此來。吾殊感激。以吾日覩茱理癡癡之狀。焦急幾死。今聆君言。余心乃亦少慮。但望此後。其病不加重者。則拜天賜矣。車旣行。余心不禁逐車輪而馳。急欲一見吉汝斯。告以昨夜景狀。徵其意見。吾恐吉汝斯心思雖靈。見識邁衆。然聞老人重生之耗。亦必不

免驚且愕矣。旣念某理與老人別時固言來日將至倫敦見余誘余與薏絲零和好則予又何妨暫待視其見予之時作何狀態然後往告吉汝斯則所得當較現在爲多卽吉汝斯亦得有所把握不致徒爲水中撈月之舉也旣歸倫敦稍事休憩復御車往哈福街則勃拉得勳爵適在休息室中一月以來勃拉得蒞院此爲第一次矣見予至乃歡呼曰小友苞愛德汝來耶吾今日身體良適故來此一視吾舊主顧若其他病者則仍乞汝診之毋煩我也予曰諾勃拉得曰吾聞汝昨夜不在倫敦確耶予曰然予日來煩噪殊甚故往郊野一吸新鮮空氣耳讀者於此將謂我謠語矣然吾於勃拉得勳爵實爲畏友殊不願以吾心事告之蓋勃拉得恒以正言規予令予勿愛薏絲零謂此女郎實足隳我一生之事業顧雖如此而勃拉得似已有所覺乃向予多方盤詰而予終不實告蓋予自昨夜以來愛薏絲零之心已如宿草經春不期而長予初所以疑薏絲

零者。蓋疑老人之死。卽由薏絲零手刃耳。今老人現在。則薏絲零之非爲兇手。可知。彼於此事隱不告予。雖不得自辭其咎。然爲其姊計。則原情而論。亦復可恕。予又何必苦苦尋其間罅。加以攻訐。故勃拉得雖以嚴辭厲色戒予。勿愛彼女。予亦莫之信矣。勃拉得見予故故狡辯。亦不復問。遂別予往視病人。予亦循予故例。臨診。但以心緒歷亂。乃不能署一良方。卽病人所訴病情。亦復忘之。則取手頭所憶。普通藥物。草草塞責。以授病人。讀者於此。幸勿責予溺職。當知醫生亦同爲人類。安能遂無心事。且天下職業。其苦尤莫過於醫生。人一有疾。其第一事。卽延醫生。及其理帳。則醫生之款。又在最後。故吾思之。凡人而爲醫生。亦人生之最不幸矣。

迨歸寓案上已積信纍纍。中有吉汝斯一函。係於昨夜寄自樂克得俱樂部者。其辭曰。

聞君已赴鄉村。不知果否。見此書後可卽往漢理格家見密斯薏絲零密  
娜德。聞彼間又出一事。願君趣往刺探。苟有所得。乞以書詳細示予。予卽  
日將往勃斯。君書寄皇家旅館可也。汝愛友吉汝斯上。

予讀已。忐忑不知所可。彼之所謂一事者。凶耶吉耶。且彼近來行蹤飄忽無定。  
今復遄往勃斯。此其往也。果與老人之事有關否耶。欲破此疑。計非依其所囑。  
不可。乃匆匆更衣。呼車逕向漢理格之家而行。旣至。密昔司漢理格接見於應  
接之室。其人雅愛修飾。意蓋欲於交際社會中佔一席也。彼有遠戚曰挪星登。  
伯爵夫人。密昔司遂以之自豪。每見賓客。交談不半句鐘。輒必言及挪星登。伯  
爵夫人卽在跳舞或宴會場中。其破題第一語亦必曰。君亦識吾表姊。挪星登。  
伯爵夫人乎。密昔司之爲此語。恆自以爲榮。初不知覲面。問此實爲失禮。故其。  
女友暗中恒呼之曰。挪星登。伯爵夫人表妹。而不稱其姓。蓋譏之也。至是遂呼

予曰。勞而夫先生。君許久不至此矣。君果因何忙冗。乃無一隙之暇。兩禮拜前。吾嘗倩人延汝。而汝乃以事冗爲辭。密司忒勞而夫。君果何事忙者。吾以爲君將不復履吾闕矣。予笑曰。吾事雖冗。然今日已來君許。密司漢理格曰。然則君亦將得新聞來否。予曰。無之。密司漢理格曰。然我則有新聞告汝。蓋薏絲零向人言。汝二人之婚約將解散。薏絲零甚怨汝也。予曰。誰言之。密司曰。人皆作是語。蓋數日之前。汝二人何等親密。行坐且共。而今者轉歸淡漠。勞而夫先生。汝之爲此。我殊不取。予曰。是誠何言。吾安有解除婚約之事。但渠今又何往。密司漢理格曰。渠方往喜爾福探一同學。一二日卽當歸。豈渠未嘗有書致君耶。予曰。似無之。密司曰。無則無耳。何云似也。予語塞。蓋予近來與薏絲零已久不通信。卽有信札。亦不過泛泛之言。不足爲他人道也。惟今念及考。忒納老人之未嘗死。則又不禁自悔。不應鹵莽。遽加吾愛以猜疑。然予此來實。

奉吉汝斯命令來探薏絲零消息亦殊無暇自疚乃又問曰薏絲零近來身體如何密昔司曰可憐哉女郎渠近來身體實已大不如前吾固謂彼之疾天下僅一醫生能療之蓋卽汝也予聞語微笑然此一笑實含無限追悔無限抱愧恨不立見吾未婚之妻以吾之臂圍其玉頸告以前此之鹵莽也密昔司漢理格曰博士何故不語予初未聞因曰然則薏絲零當以何時歸漢理格還問予曰汝奚爲問其言蓋有責備之意予赧然曰夫人彼人之一生幸福吾固未嘗一日忘却也密昔司笑曰狡猾哉汝也汝旣愛之前此何故忽加冷淡非但不見君面卽書信亦不一見卽見亦復冷氣逼人徒傷吾女友之心大凡男子往往以自己之愛情不堅乃并疑其所愛不恤以種種狡猾手段爲愛情之試驗嗟乎苞愛德汝而爲此其何以對吾薏絲零乎予不覺大頰無以爲答密昔司漢理格又曰君之棄薏絲零已爲人人所共知若使竟有一人佔汝昔日之地

位。以。去。汝。亦。當。無。所。悔。矣。予。大。愕。曰。蕙。絲。零。豈。已。另。有。所。愛。耶。密。昔。司。曰。此。爲。蕙。絲。零。之。事。何。與。於。我。言。時。顏。色。莊。重。不。類。滑。稽。予。至。是。全。身。木。然。如。墜。冰。窖。心。中。但。有。自。恨。以。爲。前。此。孟。浪。過。分。則。此。一。着。亦。爲。相。當。之。罰。吾。不。怨。蕙。絲。零。也。然。閱。者。亦。當。諒。我。蓋。我。所。疑。於。蕙。絲。零。者。乃。爲。殺。人。之。罪。此。而。可。恕。孰。不。可。恕。吾。之。加。以。冷。淡。初。亦。非。無。因。者。今。則。事。已。決。裂。即。欲。補。救。亦。且。無。及。然。予。心。不。死。終。欲。一。見。蕙。絲。零。而。後。已。乃。向。密。昔。司。問。得。蕙。絲。零。在。喜。爾。福。之。住。址。遂。告。別。而。行。

## 第二十章

是夜。予。蟄。居。斗。室。較。之。昨。夕。在。萊。痕。福。忒。之。水。光。月。色。中。景。狀。乃。大。異。沈。悶。孤。寂。幾。同。囚。繫。然。仍。不。得。不。握。予。筆。草。一。極。長。之。信。用。以。致。吾。親。愛。之。蕙。絲。零。備。道。從。前。冷。淡。之。不。當。及。今。之。懊。悔。并。後。來。之。希。望。此。希。望。當。事。變。未。現。之。前。吾。

固常常與蕙絲零言之。謂將來吾必捨此倫敦。同至鄉間。賃一精潔之屋而居。以度後來清閒之歲月。蕙絲零亦復厭此囂擾城市。與予有同心焉。初不類乎時世女郎。蓋時世女郎大都醉心於繁華富貴之場。而擇墻乃類貿易。但擇多金者嫁之。爲父母者不但不加禁戒。且復從而附和。以致變本加厲。演出種種黑劣之結果。是誠可慨者也。惟吾蕙絲零獨能捐除此習。渠本自幼生長鄉間。且尤精於控馭之術。往往桃花一騎。徜徉於山水之間。見者幾疑爲神仙中人。嗟乎如此之人。吾詎可交臂失之耶。故予作書之時。尤復分外加意。以予業爲醫生。文學一道。本非所長。故於辭句之間。每每自嫌弗當。必數數改削而後妥。未乃懇其日內必須相見一面。至於此書之有無效力。則吾未嘗計也。書既竟。時鐘已報三下。予信步出門。以書投之郵筒中。正欲返室。忽聞有人自後呼予曰。君非苞愛德博士耶。予返顧。則一女子面幕重紗。眉目不可得辨。予乃答。

曰。正爲賤名。其人曰。吾父病急。遄待君往診視。當十二句鐘時。吾父病已將殆。顧乃不許我延。醫生亦不願服藥。予曰。此種人甚多。但終須就醫而止。女郎曰。然則君卽隨我行矣。予曰。可。因暫止之門外。自入取聽筒及寒熱計數事。遂與之偕行。途次。予復問以病狀。而所答殊模糊。但謂其父好酒。嘗爲某琴行中修鍵者。迄今已十八年。與其母愛好頗篤。六年前。其母病歿。其父以傷痛之餘。遂以杯酒自遣。乃致疲廢。予曰。其病兆若何。女郎躊躇曰。彼但覺通身不適耳。予見女郎竟不能舉其父之病兆。則不禁私以爲詫。時已行近梅爾彭路燈光。適射其面。予忽覺女郎舉止似曾相識。既而思之。則前日固與相遇於火車中者也。據女郎言。其父似已病久。則昨日者。彼何故尙赴澹汝夏愛。因不禁大疑。有頃已至一小屋之次。女郎啓門。延予入屋。雖小。顧甚雅潔。楠木書櫈中。滿貯科學宗教之書。率爲歷代名著。以狀度之。此屋主人似亦學者。女郎因暫向予告。

別謂須稟陳其父然後再行就診。予領之女郎乃自去。有頃復來。引予上樓。其地爲一斗室。燈光甚黯。鐵床亦爲舊式。其上一人仰臥。濃髯繞其頰際。狀極粗暴。不類病人。予乃前曰。先生病乎。其人不答。但以目堅注予面。旣而曰。汝坐耳。予曰。此間燈暗。殊不適於診察。能容我少明其燈乎。其人暴聲曰。不能。汝但坐。予如語。坐忽聞有一爆裂之聲。起自予後。予大駭。回視則室中伏者已盡起。以槍射予面。幸未中。而榻上之人亦復歛然起立。以粗硬之指緊扼予喉。予氣乃幾不續。而心則大悟。知爲人所誘陷矣。讀者當知倫敦醫士至危險無倫。往往有宵小之徒。誘往診病。從中乃劫取其金表錢物。因而喪命者有之。此間冷僻。予亦夙知。然而不料。竟爲兇人之藪。今身已落陷阱。抗阻亦復無益。則但閉目屏息。一聽其所爲。

## 第二十一章

榻上之人。遽暴呼曰。哈雷趣以安眠藥來飲此人。則聞有一人銳聲應。且有一種藥物之氣觸予鼻。觀蓋哥羅芳也。時予喉際尙爲所遏。急切中不復顧及危險。遽伸拳擊其面。其人負痛。乃釋手而予亦一躍起。逕向室外遁。蓋知此哥羅芳果着予鼻者。予之命運已矣。既及門次。予膽遂壯。乃探囊出槍。背門向內而立。以防襲擊。予立方定。而室中之人已狂奔而前。凡三人。欲以哥羅芳再捫予口。予急發槍。適中其中一人。其人乃大呼曰。此人射擊殊精。中吾肩矣。言次立向屋隅避匿。而予之第二槍又發。中黑鬚者。鬚者被創。則嘶聲呼第三人曰。爾槍安往。予聞語。遂不待其辭畢。立以槍擬其肩。中臂。槍立墮地。三人既創。敢不再動。予乃退身出門。直向樓下而奔。則又有一人追蹤而至。欲奪予槍。顧已不及。轉爲予槍所中。遂乃退去。予亦向大路疾馳。相去既遠。始稍稍喘息。自慶出險。仰視河漢。斗柄已橫。遂緩步返室。攬鏡自照。則狼狽之狀。直已不復類人。喉

間爪印。深且逾分。血沁然沾滿襟領。初不自覺。至是乃作奇痛。衣袂亦斷。領袖盡失。以狀卜之。直類卑田院中人。無復識爲勞而夫矣。乃稍飲酒。休息片時。精神漸復。予因不覺自笑。今夜之事。在彼等不過欲劫吾物耳。乃物未得而轉受重傷。母亦不值。然一轉念間。予又不禁大駭。蓋今夜之事。實非偶然。必有一人。從中設爲陷阱。欲致予命。讀者不憶女郎。昨夜第一語。卽問予是否爲苞愛德。醫生乎。使其目的而在圖財。則盡人皆可誘致。何必唯苞愛德。是擇哉。默念片時。不覺困倦。遂倚枕入睡。及醒。則日色已將亭午。是日勃拉登勳爵未至倫敦。故予事乃大冗。直至四時以後。始稍得暇。而是夜賽薇俱樂部。復有聚餐。予計畫來矣。不禁匿笑。而茉理果起言曰。博士吾來倉卒。博士當能恕予。予亟謙

謝且遙之坐。茉理坐定，乃復言曰：「博士吾來，蓋爲慧絲零事。茉理言時，雙目時有一種空靈之象，初不注定一物。予竊詫異，蓋據醫理而言，此種目光實唯精神受病之人，乃能有之也。」茉理見予未答，復曰：「苟愛德君當知慧絲零之愛汝，實仍不減於疇昔。汝乃忽然中澹數旬來，並寒暄之信亦復斷絕。君亦知慧絲零，直將以失望而狂矣。予姑應之曰：『吾事冗，乃不能爲書。』此事尙宜恕。予茉理曰：『但愛情之爲物，與尋常異，豈能以事冗之故，遽任冷澹？』慧絲零嘗爲予言：『君縱不念舊情，亦當一顧人言。昔在理區蒙得時，汝二人何等愛好，且訂婚約，鄰近之人誰不知之？今乃中道捐棄，慧絲零雖不足卹，然爲男子者，二三其德，獨不慮名譽之受其影響乎？』予聞語復匿笑，蓋茉理所言其實爲己之利害，初何嘗真爲我與慧絲零二人謀其幸福所幸者？當夜彼與老人密商之事，已爲我竊聽無遺，否則吾亦且墮其詭計矣。然予不欲遽爲揭破，乃漫應曰：『吾豈不愛

薏絲零者。昨日吾固至漢理格家訪之。然薏絲零已至喜爾福得矣。茉理急問曰。薏絲零乃至喜爾福得耶。予曰。然。彼自老人之事出後。不知何故。……茉理作頹聲曰。吾亦如是。蓋自突遭大故。心灰意隳。不得不藉旅行以自排遣。予聞茉理又作誑語。則漫慰之曰。君毋悲。此不過暫時之事。習久。亦且忘其悲痛。厥狀正如日影行。且漸漸淡沒也。茉理曰。君言亦當。唯此事長。此不白。終成疑案。爲可悲耳。言次。眼角迸有淚珠。予乃不禁私佩以爲茉理悲戚。無因其作僞之術。尤勝於優伶也。茉理又曰。勞而夫。豈警察於此事。尙未得其端倪耶。予曰。然。茉理曰。吉汝斯如何。予曰。吉汝斯亦無所得。吾恐此事奇詭過甚。終無破獲之日矣。茉理聞語微歎。而其歎聲中。實含美滿之意。曰。然則君意如何。予曰。予則直如浸身大海。茫然不知何日。乃得涯岸。茉理至此。不禁微現爲笑容。而其言辭。乃又轉入薏絲零。予竊視茉理狀態。時而驚。時而笑。有時則舉止失措。乃令

人不可捉摸。密昔司密娜以爲病癩。初亦非妄。時吾終覺其精神上另有一種缺弱。初非癩也。且觀其秀美之態。固猶一如曩昔。雖衣縞白。而轉形其嬌媚。特是其夫現在。而茉理竟爲之縞服。此事亦殊爲天下所罕。有所不解者。老人何故必欲藏頭露尾。甚至不敢於白晝見人。雖曰殺人有罪。但以正當防衛而殺人在例。亦有可原。老人又何必深諱如此。念至此。乃不禁移目以注茉理。久久不釋。而茉理則曰。苞愛德。今吾此來。實挾至誠。汝亦當掬其誠心告我。汝果仍愛薏絲零否。言次目光懇摯。予乃不期應曰。夫人。吾愛薏絲零也。

## 第二十二章

茉理聞語。乃笑曰。吾固知君終不能棄薏絲零也。予憫然曰。但薏絲零實已棄予。奈何。茉理駭曰。君語何指。余曰。薏絲零實已另有所愛。此蓋漢理格夫人告余者。茉理曰。嗟乎。彼長舌婦。乃爲此妄語。欲間汝二人。罪不勝數矣。余曰。此語

僞耶。但漢理格亦何必作此僞語。茉理曰。其用意殊深。君不自知耳。故吾之意。君實宜早與薏絲零一見。解釋意見。否則鼠牙雀角。恐從中爲之祟者。猶不僅止。漢理格夫人一人也。余曰。誠告君。昨日之夜。吾固已致薏絲零以悔罪之函。茉理曰。果耶。吾固知君爲有良知之人。乃能悔悟如此之速。吾今爲薏絲零慶重生矣。嗟乎。勞而夫汝當知。薏絲零實無性命。其性命卽汝。一旦失汝。其性命不將喪耶。余視其誠摯之色。乃不知其語爲僞爲眞。雖其唯一之目的在保全自己之秘密。然極力使我二人重歸於好。其意亦復可感。乃曰。君言亦當。吾固愛薏絲零也。茉理曰。君能不背前盟。吾甚慰。吾尤願見君二人速成夫婦。余曰。此則尙非其時。蓋吾今時力且不給。何能更贍妻孥。與其爲牛衣之泣。毋甯遲我十年。茉理曰。苞愛德謙哉。勃拉得勳爵固嘗告我。謂以君之學識。將來必能於醫界中首屈一指。享名當尤在勳爵上也。余曰。余不敢有此奢念。蓋當今世。

風澆薄人情唯勢利是趨故眞才實學者轉不如工於諂諛者之易享盛名矧余固未嘗有如何之學問耶。茉理曰但君今爲勃拉得勳爵之副則將來以此而躋於盛名亦復易易。余曰不幸吾乃無趨名之志向者吾亦嘗與薏絲零言將來能於鄉僻風景佳處設一小醫舍藉爲游釣之地則其清閒之福實勝於長日冠高冠奔走於權勢之門者萬倍也。茉理曰此事將來亦能行之君亦何必遽爾灰心。余搖首曰吾志固如是特恐薏絲零未必更願與余共甘苦矣。茉理曰誰言之余曰吾蓋從密昔司漢理格之言知之耳。茉理曰然則君可完全勿信此事蓋漢理格者長舌而多僞先者亦嘗進間於吾夫幾致決裂。余曰有如是乎吾初不過以其人爲好事耳。曰好事卽其大病蓋彼好事卽不得不搬弄唇舌終乃使人家夫婦不至決裂弗止卽以今茲之事言薏絲零固寓其家而彼乃向君詆薏絲零此事豈能謂爲合理余聞語復念茉理此來徒以一己

之私。乃欲牽吾二人復合。其事亦豈得謂之合理乎。吾念至此。乃恨不以吾昨夜所見盡情宣暴於其前。視其更能以假面具對我否。然一轉念。乃復自忍。蓋以此事一語之茉理。則茉理夫婦行且着着防。余其危矣。其時天已入暮。茉理乃始興辭。且告余現居考核街之馬丁旅館。予扶之登車。遂亦自赴俱樂部。是夜卽得薏絲零復電。寥寥數言。謂准於後日回倫敦。與余相見。余得電。心房躍躍。不復自甯。蓋余與薏絲零不見已將月餘。心中乃不禁苦憶。而老人之事。余尤急欲一問。至次日復得一電。余以爲當是薏絲零來電囑余往車站迓之耳。及一折讀。乃大驚。電紙不禁墮地。蓋此電雖寥寥數字。然又將此神鬼莫測之疑團。加深數倍矣。

### 第二十三章

此電報蓋自萊痕福忒來。初非密昔司密娜德所發。亦非茉理致余者。署名者

乃爲管家巴金生。其辭曰。萬急。密昔司考忒訥。忽於昨夜沈河而死。吾主母悲痛萬分。急欲與先生一面。速來爲要。余讀已。血管盡冰。全身如墜雪窖。然猶力自鎮定。卽發一電云。準以三句鐘車行。一面則匆匆略攜什物。遂至萊痕福忒。則巴金生已迎門而立。面上驚悸未定。兩腮頻頻顫動不已。見余則鞠躬致禮。且歎息曰。博士密斯茉理死矣。吾乃不料其死竟如是之慘也。余亦低聲問曰。巴金生事果如何。汝能告我否。巴金生慘然曰。然則先生曷入應接室小坐。吾當備舉以告。余諾。遂入室。巴金生乃告余曰。嗟乎博士。吾女公子之死。狀乃甚慘。吾今思之。猶有餘痛。今晨七句半鐘。女侍循例以茶奉密斯茉理。旣入。則室已空。床上被褥。亂似睡而重起者。女侍初以爲或在吾主母室中耳。及往視。乃知不然。吾主母則以爲密昔司考忒訥必又出爲汗漫之游。故亦不復措意。直至日午。忽有狄克生之孺子奔來。謂適在河干釣魚。見一浮屍。大似吾家茉

理吾聞之大駭立奔而往果於蘆葦中得茉理屍身水已入腹臃腫如五石瓠蓋死久矣言次老淚奪眶而下余曰然則已報警察乎曰然高微醫生亦至現方在檢驗余曰以汝度之茉理之死亦有特別之原因乎巴金生囁嚅曰不知或失足耳余曰但其深夜外出汝亦知其故歟巴金生復搖首曰不知余向知巴金生之爲人緘默寡言卽有所知亦不肯遽爾洩露乃故以言怵之曰巴金生汝爲老人且於此執事多年苟有所知自宜直告豈能作此含糊之語不特自欺亦且有負汝主人巴金生曰博士吾雖有所知然亦聞之人言耳余曰汝但以所聞告我巴金生乃低聲曰此事吾蓋聞之守閘者渠謂嘗於某日之夜親見密斯茉理與一老人聯臂而行余曰確耶曰吾殊不能信蓋密斯特考忒訥死已數月豈能復生若謂是他人則密斯茉理固未嘗識有是人也余曰見者僅守閘人乎巴金生曰彼一人見之卽不啻百數千人蓋其舌能飛行卽傳

遍全村也。余曰：是則或有其事，亦未可知。蓋使茉理而無所約，何故夜輒外出？巴金生搖首曰：守閑者好妄語。吾終不敢信。余曰：此事茉理亦嘗自聞之乎？巴金生曰：幸未聞之，否則芳心且碎矣。余遂不復再詰，而心中甚明。知昨日之夕，茉理必又與老人相見也。余乃別巴金生而入內室。則高微醫士已自內出。其人年可六十許，舉動皆爲舊式。余迎問之曰：檢驗畢乎？曰：畢矣。其人之死猶在屍首發見以前之七旬鐘。蓋其錶停時適在二旬七十分也。余曰：其爲自溺抑被害乎？曰：似爲自殺。蓋其身初無創痕，頰上雖有微傷，然亦遭於死後，殆爲岸邊蘆梗所刺破也。且吾聞密昔司密娜德言，密昔司考忒訥自喪夫後，常有精神之疾。或者此次之死，乃爲誤溺，亦未可知。余點首不復語。遂自入室。則茉理之屍赫然橫陳。衣服已易，面目慘白，如死灰亂髮飛蓬，紛披肩際。吾乃念及前日之日，茉理衣縞素之衣，亭亭然如梨花，尙來見我於哈雷之街。孰知今日者。

乃已陳屍北牘人事滄桑豈可預料哉余且念且行近某理仔細檢視冀於臂腕及肩覓得一二傷跡蓋人之被人溺斃者其臨命之時往往互相掙扎以致受傷然此例亦不盡然蓋凡人既已容心謀害則大可誘之河干就勢推之令溺故此種溺斃之案每有不得傷痕而斷爲自盡者余檢屍無所得廢然而出則密昔司密娜德已在室外見余大哭余亦無法慰藉唯有歎息而已時警察已至遂同往河干勘察亦茫然不得端緒其時夕陽在山斜照人影於地頑長乃如魍魎水闌之後急流淙淙作碎響余乃不禁自悔當日目覩老人於此何不突出執其臂而問之裨此疑案早破今則死者既往而生者又不可得見此疑雲直當蘊之終身矣

## 第二十四章

是夜薏絲零遂自喜爾德來歸與予相見於密娜德之家薏絲零固愛其姊一

聞噩耗。驚暈幾絕。素淚瑩瑩。直被其雙靨而下。呼余曰。勞而夫。若其伴我。往視吾姊。吾乃伴之往。蕙絲零入室。見茉理僵臥之狀。則大痛。伏尸而哭。櫻口喃喃。似有所訴。惜語低。吾乃不之聞。然以狀度之。當是舊事重提。故吾亦不忍問。蓋問之轉足以增其淒惻。乃默然佇定。俟其輶泣。然後扶之起。曰。吾愛汝。毋悲汝。哭實足碎愛汝者之心。蕙絲零聞語。遽舉其明眸。似有不信之狀。曰。勞而夫。汝言真耶。嗟乎。吾不圖汝乃尙能愛我。予曰。蕙絲零。吾言真也。當汝在喜爾福時。吾亦已有信致汝。蓋吾之愛汝。一一如故。初未有纖毫之異。蕙絲零曰。君既愛我。則又何故中道捐棄。直至於今。予陡遭此語。口乃不期而塞。久之始囁嚅曰。吾愛。吾今亦不復隱。實告君。吾前此之忽然中斷者。實有一事致疑於汝。蕙絲零急曰。何事耶。予曰。汝有一事。蓋已爲我所發現。蕙絲零大驚。曰。趣言之。予曰。君令我言。吾亦不得不言。蓋我實已得君致考忒訥老人之信。汝實愛老人也。

薏絲零聞語氣乃一舒曰此乎其意似謂此事已成過去何必措意其中秘密實猶有重於此者幸未爲君所知耳吾乃知此中秘密薏絲零必完全知之其適間之所以失驚者蓋以爲我已發現老人僞死之事耳乃更挑之曰此不過其原因之一大部分薏絲零曰然則汝亦疑我爲兇手乎予卒然曰吉汝斯固疑君也薏絲零曰確耶是無怪其兩禮拜以來日夕蹤予而行凡予所詣之處彼亦必接踵而止嗟乎此誠不白之冤君試思以吾女子身詎能作此窮兇極惡之事耶予曰此則君不能怨吉汝斯卽我當初亦何嘗不疑君實以君之舉動過於詭異耳薏絲零曰驚悸則或有之凡人猝遭大故孰能不驚矧我又有書信在老人篋中設一旦爲官中發現其疑我且不論我不將由是而蒙醜名耶我又烏得不驚憂失措哉嗟乎勞而夫此中委曲汝當諒我予乃慰之曰以前之事今且不言吾之愛君一如當日初見時君亦能信我否薏絲零至此始

漸回其笑容。兩頰繡紅。此種顏色。唯當初吾兩人相會之時有之。自考忒訥老人死後。久不見此顏色矣。然其聲浪。則猶帶悲澀。曰勞而夫。吾今深悔。當初不將此事告之於君。然君亦當諒我。凡人少年之時。其愛情不能自持。往往濫付於人。故予當時。遂以考忒訥爲我心目中唯一之情人。亦猶多數學生轉與中年之婦互相締婚。此事實爲少年人通病。故結婚冊上。往往有夫婦年齡相差至十餘歲者。其初非必皆爲金錢主義。吾與老人亦猶是也。予曰。此中委曲。吾已知之。吾儕可勿再言。言次。乃與親吻。蕙絲零展頰。曰勞而夫。吾儕之事。譬如夏夜忽來重雲。今則復見蔚藍之天色矣。予曰。吾愛言。當以前之事。今當兩兩忘之。唯有一事。君須告我者。則君於考忒訥之死。亦有所知否。蕙絲零曰。不幸一無所知。予曰。汝又欺我矣。蕙絲零曰。雖有所知。但死者血猶未冷。何忍遽暴其私。予曰。然則俟葬後。君當有以告我。蕙絲零曰。諾。此事內容奇詭萬分。

必待完全明瞭之後始可告君。否則寸鱗片爪轉足以增君之疑耳。予曰。然則汝固知其內容矣。薏絲零曰。吾亦方在研索。迄未得其要領。予曰。汝亦知茉理果如何死者。曰。是必自殺。予曰。自殺耶。薏絲零曰。以狀度之。殆自殺也。予聞語自念。薏絲零或未知老人復活之事。故遂以自殺斷其姊。乃詢之。曰。考忒訥老人死時。汝亦覺其面色有異否。薏絲零曰。有之。然人既受創而死。則面色之異亦爲當然之事。予曰。但據勃拉得勳爵言。則死者面色之改變。實異尋常。卽吾視之。亦似陡然增老十年。薏絲零曰。如是乎。吾乃未之留意。予見其多方狡避。遂亦不復追詢。蓋薏絲零之爲人。最能堅忍。初不似其姊氏。但知趨向社會時尙而行。胸中一無城府。往往受人簸弄也。薏絲零復問予曰。勞而夫汝於此事亦有所得否。予曰。此事之秘密。約有七種。此七種皆不可解。故吾意但須得其一者。則其餘六種。卽不難迎刃而解。薏絲零曰。然則茉理之死。亦爲七秘密之一。

一乎。予曰。然。蓋茉理之死。決非自殺。薏絲零曰。非自殺耶。予曰。然。爾日之夕。予固親見其與一男子幽會於河干也。此語出薏絲零立時如被霹靂面慘白無人色。直向予長跽而言曰。勞而夫不謂此事已爲汝所知。然則汝當恕我。我前之不能告君也。實爲吾姊之故。今君旣知之。吾亦不能隱矣。

譯者曰。是書自始至今。已歷二十四章。而於案情乃愈幻愈奇。勞而夫所謂此事秘密。約有七種。讀者亦能窮搜冥索。盡舉其七種秘密。一一加以研究否乎。予譯至此。而腦海中之疑雲。愈益滿佈。回顧前書。直如投亂繭於沸湯之中。湯愈沸而繭絲愈棼。幾無頭緒。之可尋。此中秘密。知其詳者。殆惟薏絲零一人。今旣直向勞而夫跽而發言。則此疑雲。不難立時頓破。於吾書放一大光明矣。故吾遂譯至此。雖已指凌欲折。亦不復顧。亟譯其下。以供讀者冀博一快。及譯第十五章之開端。數行而予眼前又起黑霧矣。著者誠惡作劇哉。

## 第二十五章

萊理之死。既無可疑之證。此十二陪審官。乃不得不模糊定斷。斷爲溺斃。吉汝斯時方歸自遠地。從報紙見此事。乃遄至萊痕福忒。與予相見。予與吉汝斯相別。雖未及一月。而觀其容態。已大改變。雙眉濃皺。似有深憂。顧予曰。勞而夫。此事豈非愈出愈奇。予曰。誠如君言。且吾尤疑萊理之死。實爲被害。吉汝斯曰。吾意亦然。吾且以爲此事。與老人之死。乃有密切之關係。以吾思之。此事殆爲仇殺。汝不見考忒訥老人。生時。乃無刻不爲其性命耽憂。由此以推。則老人。生前必有宿仇可知。言次。昂首天末。若有深思。其時吾儕方行一僻巷中。兩旁均爲人家園圃。碧樹陰濃。花香縷縷。時復從短牆度出。令人心地一清。因曰。吉汝斯。汝日來何往。吉汝斯不答。但注目於牆角一茉莉花棚。若有深思。予更問之曰。汝日來非正在蹤跡薏絲零乎。吉汝斯似驚曰。汝奈何知之。豈薏絲零爲汝言。

乎。予曰然。吉汝斯曰。然則女郎心亦殊細。竟能識我喬裝。予曰。但汝於薏絲零亦已得如何之證據否。吉汝斯曰。未也。予曰。以吾所見。總此事前後。其秘密之點。約有七種。吉汝斯時正有所思。似未解吾語。則漫應曰。何謂七種。予曰。今暫不能告。君且語我。君偵探薏絲零。其結果復如何。吉汝斯曰。小友聽之。薏絲零之於此事。實爲完全無辜。當吾初離倫敦時。吾唯一之目的。實在薏絲零。及至細一探索。乃知薏絲零於考忒訥之死。實全無關係。予乃不得不盡改以前主張。另起爐竈。一月以來。予已行遍喜爾福。斐鳴罕。愛丁堡。以及英國南境諸省。終乃於無意中。得其線索。此事乃至離奇。幾令人不能自信。予得此線索。迄今已十日。顧予仍不能自信。蓋此線索。極其虛渺。不足據爲把握。及今茉理一死。而吾所有之理想。又復完全推翻。勞而夫。吾今智慮已窮。乃不得不求助於君。君之所謂七秘密者。果如何耶。予聞語自思。念吾將以所見之事告之。吉汝斯。

乎抑仍自隱諱暫不之告乎蓋予之所謂七秘密者其事率多詭異言之將令人不信第一殺考忒訥果爲何人第二其受創之奇特其三則爲薏絲零之秘密其四則薏絲零旣爲老人所見棄之人何猶戀戀共處第五則爲老人之死而復活第六則吾之黑夜爲人謀害而其第七種卽爲茉理之溺斃也此七種吉汝斯或有知者亦有不知者然其所不知者則又極其怪誕言之眞令人不信而考忒訥老人之復活尤爲不近情理之事果言之吉汝斯行且囁予爲夢囁也旣而思之吉汝斯旣推誠於予予又何可深隱則曰吉汝斯數日以來吾實發現一極可詐異之事此事言之君或不信但吾能自誓此事實爲我親目所睹必無纖毫之差誤也吉汝斯曰然則汝試言之予諾乃以爾日在萊痕福忒所見老人重生之事一一告之吉汝斯且聽且行有時似有所得則展爲笑容然不轉瞬又復遲疑或且止步弗行以杖劃地作幾何形蓋吉汝斯每至深

思。輒作此狀。吾乃默然弗聲。防擾其神思也。良久。吉汝斯始昂首曰。勞而夫由此返倫敦之火車。須在幾句鐘。予曰。卽在一旬鐘去。今僅三十分鐘矣。吉汝斯曰。然則吾儕當遄返倫敦。此事雖已略有把握。但不得不將茉理之死。暫置一邊。先從喀佑着手也。言次。已重抵密娜德之家。予乃止吉汝斯於客室。先自入室。則薏絲零方獨坐讀書。予乃與之親吻。以表示予親愛之意。薏絲零笑而起曰。勞而夫。汝今當恕我矣。予曰。吾愛。吾愛卿。永永不衰。其時鐘聲已報一點一刻。予乃匆匆別薏絲零。從吉汝斯逕赴倫敦。

## 第二十六章

既抵楷零克洛斯車站。吉汝斯忽謝予云。將獨赴喀佑。不願偕予同行。予聞語。乃大失望。蓋予甚望此事早得解釋。今見吉汝斯忽不欲予同行。不勝怏怏。吉汝斯雖知予意。然仍堅執謂此事至秘密。雖親切如予。亦不可與謀。度其胸中

自有成竹。但事甚離奇。恐彼亦未能確有把握也。予知吉汝斯性情固執。雖強求亦無益。乃任之獨行。吉汝斯遂呼車自去。上車初不語。御者以所往防予從後追蹤而至也。吉汝斯既去。予亦信步往哈雷街。見勃拉得勳爵爲一婦人診病方已。狀殊煩惱。向予曰。勞而夫。此輩婦人。吾實畏之。幾同魔祟。彼等病情千篇一律。頭暈腦脹而外。更無他事。而其訴述病源。則又汨汨如瀉瓶水。而其終結一語。則無非求予命其至巴黎柏林諸名都。一吸新鮮空氣。裨得與其夫分離數月。稍免閒氣勞而夫。汝思之。此種絮叨。豈予所能耐者。予笑應之。因并告以某理被濫。以及檢驗之事。勃拉得慘然曰。可憐哉。密昔司考忒訥既喪其夫。身復慘死。雖予老人聞之。亦復酸鼻。特不知警察於此事。又將如何意者。彼等既認爲溺斃。亦且含糊了之矣。吾乃甚爲警界中人羞。又曰。但汝友吉汝斯亦有所得否。予曰。渠云已得一線索。或可望破案。勃拉得急曰。已得線索耶。然而

其事如何可得聞歟。予曰。吉汝斯不肯告予。蓋其故態。凡事非有十分把握。恆不肯語人也。勃拉得似失望曰。可憐哉。考忒訥夫婦。吾乃甚望此事。得以早日破獲也。予曰。然則勳爵亦疑密。昔司考忒訥之死。有特異之事乎。勃拉得曰。未也。予曰。但據村人傳說。則茉理之死。實遭謀殺。勃拉得駭然曰。謀殺耶。果何所見而云然。予曰。據村中人言。實見茉理嘗與一男子行於河畔。或者……勃拉得不待語畢。卽曰。此不可信。此不可信。茉理夙愛其夫。豈同私奔之人。或者村人所見不廣。以茉理少年新寡。遂加以謫言耳。予曰。勳爵言或然。但其與男子夜行之事。吾實信其確也。勃拉得曰。衆口悠悠。汝豈能以耳食之言。遽加深信。予漫應曰。然。勃拉得曰。但村人既僉以茉理之死爲謀殺。則陪審官又何故認爲溺斃。予曰。此則不知。或官中藉以掩人耳目。便於暗施偵探。亦不可必。勃拉得曰。信爲謀殺。然則殺茉理者。又爲何人。予曰。或者卽其情夫耳。勃拉得急曰。

孺子。口擊汝未親睹。豈能遽下此斷語。當知隱惡揚善爲人生本分。卽有其事亦且隱之矧未必有此事耶。吾願孺子此後勿再讐言。予笑弗辨。起而蹀躞見時已傍暮。因曰。勳爵今日尙須返乎。勃拉得曰。否。今晚將與吾友雷司餐於衆議院中。言次後微歎曰。此種宴樂之事。於吾身實至難得。蓋吾業爲醫生。終日碌碌。但得有一秒鐘之暇豫。得以少進麪包者。已爲大幸。矧聚樂耶。言次乃展其絳腮而笑。

此後二日。予但家居。弗出。吉汝斯每夕必至。詢以所得。則但搖首不作一答。且曰。勞而夫汝能否函速薏零絲來倫敦。蓋吾將有一事急於質詢。予曰。豈汝尙有所疑乎。吉汝斯曰。否。汝作書。但言數日不見。殊念。故請來倫敦。俾一相聚。初不必提及他事。予無奈。乃如語作書。次日之晨。吉汝斯復來見。予約予同出散步。過高街及倫敦路。其地爲小菜場。且多賣菜餚。其中忽有一人呼吉汝斯曰。

密斯特吉汝斯君來乃甚早。其言純爲倫敦土語。吉汝斯曰雷音耶。立舍予而前。探懷出一小示意之。其人曰果卽此人。吉汝斯向之作密語。其人又曰哈萊倭丁。恆在克迭斯工作。予當爲君留意。當其人語時。予留心細察。覺其面甚善。似曾相見於何處者。特已不能憶矣。時吉汝斯已別之而行。予乃從之。且問曰。吉汝斯此爲何人。吉汝斯曰是人於此事內容略有所知。今當往格萊因路矣。既至其處。蓋爲一理髮店。所謂哈萊倭丁者。方爲一人薙面。吉汝斯復出懷中小示意之。曰識此人乎。其人卽曰識之。識之是人薙面必至此。且每次必以一辨士爲稿。故其人來必克迭斯親爲之修薙也。吉汝斯曰其人何名。曰彼爲密斯特史雷得。吉汝斯曰謝君。乃返身出。卽呼街車。與予共載而行。途次吉汝斯輒自語不止。曰史雷得耶。吾覓此人已三日矣。今乃得之。又顧予曰勞而夫。汝可下車待予於派雷劇場對門之咖啡肆中。予當往訪一人。如竟有所得。則此

事卽不難迎刃而解。令天下之人盡知此七種之秘密。實爲一空前絕後之大陰謀也。言次立呼御者停車。趣予下。予遂入咖啡肆。吉汝斯掉首逕去。有頃。吉汝斯返面有喜色。予知其所事必已大半成功矣。旣歸倫敦。吉汝斯別予自去。約於下午更來訪予。予亦往哈雷街。助勃拉得博士料理診務。及歸。則吉汝斯已先在其神情乃完全改變。乍視之。幾不相識。冠高冠。繡衣方履。大似貴人。而其容色轉老。似已頓長十年。蓋吉汝斯雙頰本至豐滿。固不難略勾粉墨。使之改易也。予亟曰。吉汝斯。斯事如何矣。吉汝斯曰。尙得手。今夜君願同行者。必將使君見一極有興味之事。予曰。固所願也。但觀君顏色似已甚憊。亦欲得白蘭地乎。吉汝斯曰。需之。予乃注以飲之。時吉汝斯果已倦極。得酒。乃閉目少息。旣復立盡一杯。見時鐘已指六下。始起立。徐徐拂拭其冠。且整衣。言曰。勞而夫吾儕可以行矣。旣出。遂呼街車。先至薏司倫得路。折道過農學院。下車步行。則有

一華屋已巍然在望。門上有橫額署爲醫學宣講院五字。吉汝斯遂購門票二  
紙偕予而入。其中卽爲講堂。室狹而長。時聽講者已聚集可數百人。然皆緘默  
無聲。萬目一的。盡注講臺之上。演講者爲一外國人。目光銳利。鬚作三稜形。舉  
動矯健。其旁一人。則爲英國人。年事較老。鬢髮已蒼。背亦龍鍾。時方向台下宣  
言曰。諸君聽之。此卽提布丁博士。爲全球精神病專家之第一人。今爲巴黎大  
學大教授。平生著作至富。當已久爲諸君所知。唯吾英國。於精神病一道。素不  
研究。吾人久欲提倡。故特請提布丁博士蒞此。演講精神學原理。唯博士不能  
英文。特命予向諸君道歉。想諸君亦能見諒也。當此老博士語時。予不禁全神  
傾注。以聆台上之言。蓋提布丁博士之名。久已震人耳鼓。曩讀其精神學之研  
究一書。尤復嘆服。初不料今日竟得聆其雅論。乃凝神壹志。以待發言。至予此  
來。果爲何事。亦且幾忘之矣。有頃。提布丁博士果發言演講。凡其心得之學。

莫不傾吐。一時合室皆入沈寂。但有博士一人。朗聲演說。旣又曰。凡此種種。初非予一人理想之談。今當爲諸君試驗一極有興味之事。言次。卽有一侍者。引一女郎。至此女郎年可二十以外。夜飾亦在中人。以狀度之。殆薏司倫得路上作工之女。旣上講台。博士乃令之與己對面而坐。兩人膝蓋相並。然後言曰。此人之病。名爲半面之精神病。又名獨目光。蓋其目僅能左矚。而不能右矚。諸君弗信。吾當爲試之。乃以鉛筆置其左面。與耳輪相齊。曰。此何物。曰。鉛筆也。又移置其右面。高度如前。則曰。吾不能見矣。博士乃以一半圓形之罩。罩其頭上。且又以催眠術令眠。然後細細算其目光度數。以及致病之原因。一一向衆演說。并言其療治之法。乃更醒女郎。令退。又進一婦人。博士問之曰。密昔司汝患何疾。曰。吾左手麻木。不知痛癢。博士遽以針刺其指。其人忽呼痛。博士乃曰。此亦爲雪司的理症之一種。其所謂麻木者。純爲心理之作用。初非麻木也。故但須

與以劇烈之激利。卽不難立愈。乃又進一人。其人蓋亦患雪司的理者。一上講台。症乃立發。伏地作羊鳴。以足亂蹴。博士乃以催眠術。催之令眠。始貼然不動。博士又爲衆人講解一過。其語類多淺顯。故雖不諳醫理者。亦能了解。其人退後。遂有一老嫗。引一紅髮之女郎。至主席之老博士。乃復離席而起。曰。今更有。一精神病症。卽爲吾英國醫學領袖勃拉得勳爵所發現者。今特請其試驗。想亦諸君所至歡迎者。予聞勃拉得之名。乃一驚。舉目四囑。則見勃拉得勳爵已從旁聽席中。徐徐而起。幸其視線本近。乃未見余。更視吉汝斯。則已滿面現爲得意之色。余乃大疑。顧又不能問。乃屏息靜待。以觀其異。時勃拉得勳爵已上講台。朗聲言曰。吾應富爾登博士之請。特來歡迎吾師提布丁博士。蓋吾私淑於博士者。實有年矣。余聞語復詫。向者余與勃拉得閒談偶言及精神病學。勃拉得必嚴詞痛斥。以爲此種皆法國狂人所爲。初不足恃。今乃自言私淑於提。

布丁無乃可異。博士又言曰。此人所患。蓋爲失魂症。乍視之似未有病。實則其所覺早已全失。更無自主之力。患此病者。大都在少年之時。受有極大之驚嚇。以致如此。其治法。則以理其腦筋爲第一要義。言次。遂又繼以極長之議論。卽言此病之原因。及其種種。吉汝斯見會已將散。乃輕拽余衣。先衆而出。笑曰。勞而夫。汝對於此會。以爲如何。余曰。頗有興味。但於吾人之事。又復何與。吉汝斯曰。小友母噪。此事正大有關係也。

## 第二十七章

此七種之秘密。似不相關而實相係。每日必如繁輪犀水。一一向余心頭輪過。而終莫得其解。吉汝斯亦每日從事偵探。亦似未得頭緒。渠近來行止。不復秘密。且每至一處。必與余共。而史雷得之名。則尤爲其所注意。唯在余視之。則其僕僕所探訪者。均似在題目以外。絕無關係也。一日。吉汝斯忽令余改作商人。

裝已亦敝衣。共乘車至愛得門之三尼旅館飲酒。且大言航海之事。蓋此間實爲工人會集之所。故吉汝斯特作此狀。以欺衆人耳。有頃。忽有一老人推門而進。向吉汝斯作耳語。聲低至不可辨。吉汝斯似驚。立擲其酒杯而出。余從之同至街側。吉汝斯曰。汝何語。老人曰。先生雷音死矣。吉汝斯曰。雷音死耶。老人曰。先生確也。今晨在小菜場。雷音尙甚健。且呼余八句鐘至其家。渠將有口信。令余致先生。及予往。則雷音已仰臥地上死矣。吉汝斯曰。汝已告警察乎。曰未也。吾見雷音一死。急來此見先生。以吾思之。富音之死必爲被害。故來請先生。一爲偵探。先生果能允者。強於警察多矣。吉汝斯躊躇曰。雷音果死。則吾所欲得知之消息。從此已矣。又顧老人曰。知之。吾必有以助汝。吾聞語不禁私詫。蓋不謂吉汝斯之名。竟已并鄉隅小人。亦復知之。則其偵探學術之精。又如何哉。吉汝斯問予曰。勞而夫。今吾儕可卽往視雷音。倘雷音果爲被害。則其仇人實卽我。

之仇人。予急曰。此言何謂。吉汝斯曰。不久當自知。今可趣往。乃同行過高街時。早市未散。喧擾殊甚。老人乃引吾人過一僻巷。雷音之家。即在其中。湫隘幾不堪駐足。雷音之戶。則方橫臥室中。面目慘厲。望而知爲服毒者。吉汝斯似有所得。不期發爲滿意之呼聲。顧予曰。勞而夫。吾人今當尋得行兇之人。以爲雷音復仇。予曰。但予思之。雷音或爲自盡。亦未可知。蓋此種人窮極無賴。往往行此短見。未必果有仇家也。老人立曰。否。渠在儲蓄銀行中。頗有所積。何致遽尋短見。吉汝斯曰。然則吾人又有一奇案。須入手辦理矣。予曰。以予之見。此事不必告之警察。吉汝斯曰。是豈能不告。但吾人亦不必言其所以。一任警中自行處置。吾人與之分道揚鑣可也。彼警中人不過虛應故事。無能爲力。蓋殺雷音者。其人實爲一秘密兇犯。非常人料想所能得者。言次。顧老人曰。汝識史雷得乎。老人沈吟曰。史雷得。吾乃未之識。其人爲男子乎。抑婦人乎。吉汝斯曰。或爲男。

子或爲婦人。吾亦不能確定。然則吾實不之識矣。吉汝斯曰。但雷音之家。亦嘗有客至乎。老人曰。否。渠好飲醉卽臥於三尼旅館。不常歸也。吉汝斯曰。足矣。汝今可往召警察。老人諾。乃蹣跚自去。

## 第二十八章

老人既去。吉汝斯立呼余曰。勞而夫。此人謊也。予曰。何以言之。吉汝斯曰。彼必識史雷得。且此事內容。彼亦必有所知。特不肯言耳。予曰。但此事果與喀佑及萊痕福忒之事。有何關係。汝乃注重至此。吉汝斯曰。此事大似鎖練。節節皆通。勞而夫。汝俟之。今去成功之期近矣。余曰。然則予當預賀。言次。予見吉汝斯方弄一酒瓶。予遂亦卽視。其中尙有麥酒半甌。氣味至劣。似卽雷音生前所飲者。予乃取而懷之。以備將來化驗。惟余心中終不解雷音之死。與吾人所欲探訪者。果何關係。乃曰。吉汝斯。汝試明白告我。雷音之死。與吾人之事。何關。吉汝斯

曰。小友實告汝。此人生者能告予一種秘密。則吾事卽不難迎及而解。今則其  
口封矣。予大驚曰。由此言之。則殺雷音者卽喀佑案中人矣。吉汝斯正色曰。誰  
曰不然。故吾告汝。仇雷音者。卽爾我之仇人也。言次。老人已引一偵探及一警  
吏而入。

吉汝斯乃前言曰。吾人請公等來此。卽爲此死者。是人爲賣菜傭。名曰雷音。今  
日忽暴卒。故特來報告。此老人則爲死者之友。苟有所詢。渠當能爲君言之。警  
吏乃俯身微撫死者額曰。死已久乎。予曰。已甚久。度其死時。當在八句鐘左右。  
警吏曰。君如何知之。予曰。余爲醫生。故能察而得之。警吏乃詢余名姓。記之日  
記冊中。又復詢吉汝斯姓名。且謂何故至此。吉汝斯曰。余名安柏勞。吉汝斯聞  
雷音暴卒。故來一偵探耳。二人愕然曰。君卽密斯特吉汝斯乎。吾友曰。然。二人  
乃重與握手爲禮。且曰。吾人已久耳公名。不圖乃相會於此前者。樸偶場一案。

全賴公力始得完全破獲。而公猶不自居功。盡以讓之警長台林。有功不驕。實近世所罕覩也。吉汝斯聞語。不禁失笑。蓋吉汝斯於偵探之事。雖至醉心。然不過視爲消遣之事。弗願以此得名。而警吏乃汲汲以此稱之。是直燕雀不知鴻鵠矣。警吏又曰。今者此案在公視之。殆爲自殺乎。吉汝斯曰。然。或者亦爲謀殺。偵探亟曰。然則又一奇案矣。吉汝斯曰。其中固不無可疑之點。奇則未也。勞而夫。今當一搜其室。或者有足爲此案證據者。亦未可知。余乃助之。從事收索。雷音所居。初不過一臥室。一客室。皆窄小。不能二人並膝。故一轉身。已搜遍。然亦未見他異。唯吉汝斯獨於地板之上。發見一小竇。啓之。則其中貯有小菜場執照。一紙。又收買驢車之契約。一紙。儲蓄簿。一冊。此外則有信件數封。皆用打字機所印。則作書之人。其不欲以筆跡遺留可知。吉汝斯乃取其第一函。朗聲讀曰。

雷音鑒。吾與汝相識多年。初不料汝愚乃至此。竟肯坐失此絕好之機會。往者。汝亦嘗爲吾效力。吾唯欲報汝。故特以此大利益事授汝。令汝爲之。汝膽細。吾亦知之。但汝不自計。此事於吾關係之重。且千百倍於汝事非。萬妄。吾安肯率爾爲之。明日上午八句鐘。可至路得酒店見吾。但不可與。吾交語。祇須一照面。汝即可出外。至街尾待吾。吾當來與汝商議一切。但。汝凡事須千萬留意。當知彼猾賊之吉汝斯。近方。偵汝也。

吉汝斯讀已。余復取信細閱一過。則見其簽字僅一Z字。初無名姓。余乃曰。此誠可異。以意度之。必其人欲引雷音作一犯罪之事。而恐爲汝所察破。吉汝斯。聞語。意頗得。則微笑曰。今當視其第二函。是函亦爲字機所印。然已非前函所用之機矣。其詞曰。雷音鑒。此汝所要求。未免駭人聽聞。吾亦知汝苟爲此事。必非四五人不可。但所索報酬。實已過鉅。而且可笑。昨者。吾與配納忒相遇。渠之

詞氣隱然有要挾之意。然吾亦不懼。蓋彼之秘密亦未嘗不落余手也。特不知汝亦嘗向之言吾事否。此後渠苟索款。汝可與以十磅。但勿言是我所出。汝表面上可仍與爲友。千萬勿露形迹。致爲所疑。今晚當仍在原處待汝。其下署名。仍爲一Z字。余曰。此配納忒又爲何人。老人曰。此必保勃配納忒。亦雷音友也。吉汝斯曰。其人如何。老人曰。其人不知。但於警署簽名。至今已三次矣。余曰。豈其人犯罪耶。老人曰。鼠竊耳。警吏曰。其人何業。老人曰。爲肉莊之夥友。公等苟於午前往者。必能見其人。當老人語時。吉汝斯復取其第三信讀曰。雷音乎。汝愚甚。奈何竟不肯助我。汝毋謂此事可以居奇。當知汝友。但須得五磅之賞者。卽能賣汝於警吏。然吾終欲用汝。絕不下此毒手。汝得書可卽來。果能允爲此事者。必當以百磅爲贈。此事但須一小時可了。百磅之酬。亦已匪鮮。果汝必不肯見助者。則我亦不能勉強。此書卽爲最後之一函可也。吉汝斯讀已。警吏點

首曰。此信語氣似甚決絕。以狀度之。必其人要求雷音作一犯法之事。而雷音又轉以爲要求也。時吉汝斯手中尙有一函未讀。忽以示余曰。勞而夫。汝識此筆蹟乎。余覩信大駭。曰。此非某理手筆乎。吉汝斯冷然曰。固也。吾不告汝能破喀佑一案者。厥在雷音乎。今去其時近矣。

## 第二十九章

吉汝斯先將此信默誦一過。然後授余。紙端有萊痕福忒密娜德住址。其書曰。吾自問無可危懼之事。汝乃竟敢無端恫嚇。在汝之意。直欲索詐。今與汝約。此後勿得再來此讞言。否則余但有鳴警。問汝以索詐之罪。其下署名則爲某理考忒訥。余讀已亟。曰。此必雷音有意警告。而某理誤會其意。吉汝斯曰。是所必然。故吾謂此人生者。必能告吾人以完全之秘密。今則其口局矣。但此信固在。亦不無線索之尋言。次日顧警吏。時天色已薄暮。吾人因警吏之請。乃同至警

署。以情形報告警長。直至夜半。予始歸哈雷街。途次吉汝斯與余同車。默然無一語。直至沃司福街。吉汝斯忽似有所得。亦不向余告別。逕自匆匆下車。此種舉動。在吉汝斯余已數見。故亦不以為異。是夜余心緒潮起。睡乃不成寐。且將七種密密。一一分晰。而終如大海撈針。莫能得其究竟。迨至平明。則已身心俱憊。方欲朦朧。而警署忽來邀余往助驗屍。余乃約倫敦醫院泰生博士同往。其人爲毒物學專家。於解剖分晰之事。至爲精確。特是謠驗毒汁。須詳悉未死以前之病症。及死後之形狀。始能判定所服果爲何毒。今見雷音。已在死後。故於檢驗。亦頗困難。余於毒質之學。本不甚精。凡事但爲博士助手而已。博士雖精於此道。然亦但能斷定雷音所受爲醉眠毒劑。至其果爲何種物質。則博士亦莫能知。當時一般新聞記者。莫不失望。然在倫敦死一賣菜傭。初非人所注意。故尋卽罷之。猶不若倫敦西區諸貴家之死。一大較足動人聽聞也。明日復開

審判余與吉汝斯咸蒞。一般新聞家則至者甚寥寥。審判既開。警吏遂上報告。且以在雷音家搜得之信呈閱。警長讀已。曰。某理考忒訥者何人。警吏曰。是人記在數日之前。在萊痕福忒河次。被溺而死。警長曰。然則此事不問可知。必雷音以信索詐考忒訥不遂。又恐其鳴警。陷己於危險。乃先下毒手。既復自悔。又恐禍及。乃服毒而死。吉汝斯聞此判辭。不禁冷笑。顧余曰。冤哉。彼乃以雷音爲殺人之兇。犯然此事。本甚離奇。亦毋怪若輩之作。此笨想也。吉汝斯爲此語。聲浪甚高。堂上悉聞。之爭以怒目視吉汝斯。吉汝斯亦不顧。但目余而笑。時警吏復進言曰。堂上當尙憶數日之前。喀佑花園考忒訥老人被殺之事。陪審官曰。憶之。警吏曰。所謂某理考忒訥者。卽老人妻也。此語出堂上下。乃盡愕。私議之聲。蜂然以起。蓋考忒訥之事。雖去今已久。然其案未結。當時情狀。猶深印人之腦際。故一言及。莫不色動。陪審官復曰。汝能確記無誤乎。警吏曰。無誤。無誤。蓋

喀佑一案。吾亦在場也。陪審官乃籌躇曰。然則此三案。非互相連屬耶。警吏曰。然。曰。然。則。此。案。亦。須。延。期。乎。警。吏。曰。否。以。吾。思。之。不。如。暫。認。雷。音。爲。服。毒。自。斃。然。後。暗。中。偵。察。較。易。得。手。吉。汝。斯。復。笑。曰。勞。而。夫。吾。旁。聽。竟。日。惟。覺。此。言。差。堪。入。耳。也。

### 第三十章

是日之後。余凡一禮拜。未見吉汝斯。馳書召之。亦不至。意者。彼又他出。不在倫敦矣。及次日。薏絲零果自萊痕福忒來歸倫敦。余乃伴之至餐館御餐。并爲購物。雷音暴死之事。渠亦已從報紙中見之。故神經殊不寧。且屢屢問余。雷音與茉理。其中果有何種關係。實則此種秘密。余亦未能詳知。而薏絲零則猶以爲余隱不肯告。時復現爲怨艾之色。余無奈極力慰藉。直至薄暮。始送之上車。歸萊痕福忒。而余滿腹疑雲。又復層湧而起。蓋覩薏絲零狀態。似有不可告人之

隱以致言動之間。亦往往失其常態。然則其心中所貯者果何秘密耶。且彼於雷音之死。尤復注意。則似雷音與茉理之關係。又爲彼所知者。凡此種種。一一潮起湧余心頭。余睡乃不復成寐。總計自喀佑一案出現之後。余之失睡。且數十次矣。而老人重生一事。則尤鐫余心曲。永永不能忘意者。此事薏絲零亦必深知。特不肯言耳。至於雷音之死。則尤奇。蓋余化驗其酒中毒質。實爲淡化阿美爾。此種毒質。實唯精於醫道者。始能化合。決非常人之所可得。然則彼雷音之酒瓶。果何因而有此毒質乎。

彈指之間。兩禮拜又復過去。而吉汝斯仍信息杳然。勃拉得勳爵復抱病。余亦嘗至其家探問。則見其寒熱殊甚。且畏煩噪。渠生性孤僻。不好交遊。而病後尤甚。唯余則獨爲勳爵所青眼。見余至。乃笑曰。小友汝來乎。近來診務如何。余乃一一報告。勳爵忽曰。勞而夫爾日汝非往聽提布丁之演說乎。余曰。然。曰。然。則

先時何不告我。余曰。余實爲吉汝斯所邀往。初非出余本意。勃拉得曰。吉汝斯。乃亦往聽演說耶。此可謂難得之事。余曰。然。勃拉得曰。汝以爲爾日之演說如何。余曰。善甚。而公之論說尤復精妙。吾乃不料公亦精於此道也。勃拉得曰。實告孺子。吾研究此學。蓋已有年。特外人均不之知。故一旦發布。實足令人驚異。勞而夫當知近世之事。標新立異。不能再事墨守成規。卽醫亦不能不暫行變通也。言次微笑。余亦笑曰。此次演說。實爲出人不意大似春雷乍震。萬物乃咸驚。蘇勃拉得笑曰。吾習精神之學。初未嘗一以告人。前日突然出現。自不能令人無駭。吾思之。亦復自樂。今而後。若輩當不再詈予爲老朽。食古不化者矣。蓋勳爵平日往往盛詆精神之學。以爲不值一錢。故人多笑之。而不知其正自深心研究。特以此欺衆人耳。於是又閒談者許久。勳爵忽歎曰。吾老矣。又多病。惡煩躁。此後必不願再臨病院。受彼等病人無謂之閒氣。故吾意一俟病愈。卽當

閉門謝客勞而夫。汝以爲如何。予曰。在君固當少事休養。但吾醫學界中未免失一明星。勃拉得曰。小友過獎矣。吾意頗欲以現有地位盡讓之於汝。特弗知汝亦願任之否。此語實吾初料所不及。一時乃不能答。蓋勳爵於我雖頻加青眼。然亦不料竟將以予爲其繼續之人。勃拉得又曰。以吾思之能繼續吾業者。實唯汝一人。良以吾之主顧唯汝較譖易得其信用。若更易一人。則若輩且裹足不前矣。予曰。特恐予力薄望淺。不能繼君業耳。勃拉得曰。是何言。吾恐汝將來行且厭之。蓋天下之最可厭者。實無過於婦人。彼等恆以一孔之見。刺刺不休。令人頭暍。予方欲答。勃拉得思曰。汝何故必欲娶薏絲零。予曰。然吾固愛薏絲零也。勃拉得曰。但吾終以汝不娶爲上大凡。男子之易動愛情。實爲一種病症。自十五歲以至三十歲。此爲最甚時代。過此則漸就淡漠。以吾思之。汝亦漸在歸於淡漠之時矣。予曰。如君言。吾乃不當娶薏絲零乎。勃拉得曰。非不當。

娶。唯娶之實於汝職務大有妨礙。蓋此輩病人恆喜就老而且鑑之醫生而不願就少年醫生。且有美妻者也。此中原因一則以婦人大都善妬。必不願其夫與人作密切之談話。一則病者亦自避嫌疑。不肯與醫生爲推心剖腹之言。致遭其妻之妬嫉。予曰。君言亦當。但吾恐薏絲零決不致於如是。勃拉得乃一笑罷之。但謂六越月後。此事即可實行。予笑謝。復間話者有頃。予始別勳爵而返。是晚吉汝斯忽自意斯蒲以電至。謂明日將來倫敦數日來。予得吉汝斯書。此尙爲第一次也。明日吉汝斯果至。予卽百計刺探其近來所得如何。而吉汝斯終緘口不言。吉汝斯者。實有天賦偵探之才。其心雖好動。而舌則持重。事非萬全。初不肯向人洩漏一語。雖交摯如予。亦未嘗肯言。午時。予與吉汝斯餐於咖啡館中。忽憶尙有一解剖器具。遺在勃拉得勳爵診室中。此物。今夜將需用。乃匆匆餐畢。同御車至哈雷街勃拉得診所。則閭人福得方自內而出。謂勳爵亦

在室中。予聞語一愕。蓋昨日予固明明見勳爵方抱病臥床。何今日忽至倫敦。乃囑吉汝斯暫待客室。匆匆入內。方至診室門外。忽聞其中有二人鬨噪之聲。一爲勃拉得。一則爲女子。時方銳聲怒呼。予大驚立前推門。則已深鍵。此時予忽得一念。室後有一小門。必不鍵。可力推而入。乃立反奔室內。果得小門。蹴以足。立啓。門啓而予乃大駭。但見勃拉得暴怒如獅。目光凶赤如熛炭。臂間挾一女郎。抵之壁間。而一手則捫其口。令勿聲。張其人非他。乃薏絲零也。勃拉得見予猝至。亦駭立退其身。而薏絲零則已吁吁嬌喘。氣息僅續。予立抗聲呼吉汝斯。吉汝斯聞聲立入。氣概昂然。顧薏絲零曰。密斯密娜德事已至此。無可再隱。願君以前後情節一一見告。俾考訖訥案。卽日了結。而君亦足以自白。不致再爲他人所疑。言次復移目注勃拉得。勃拉得無語。但俯其首。薏絲零乃言曰。吾於此事亦忍無可忍。今當於勞而夫及吾創造主之前。將此事內容一一表白。

亦以謝吾前過。并謝死者吉汝斯曰密斯試言之。且能知此實情者。亦唯密斯。薏絲零曰吾述此事必先追叙其前。初茉理之爲人殊不似今日之庸懦。凡事皆能自主。及至嫁考忒訥後之一年。而情狀乃大變。終日昏昏。思想亦日益單純。似其腦系純然與小兒相同。然此事不過吾與吾母知之。若外人視之。則固然一茉理也。既而考忒訥亦覺。乃令就診於勃拉得勳爵。勃拉得遂斷定其爲精神之症。且爲調治。顧終不愈。且遇事一無主張。凡事一唯他人爲之。左右命之哭。則哭。笑則笑。一若其神經之統系完全爲他人所握。乃更無自主之權。故當老人病時。茉理輒他出。此事初亦非出茉理本意。特漢理格誘之耳。吉汝斯曰。今試言考忒訥被殺之原因。此事吾已偵探略有所得。卽密昔斯考忒訥之手刃其夫。吾亦知之。予駭呼曰。死老人者乃茉理耶。薏絲零微喟曰。不幸茉理竟手刃其夫矣。是日茉理夜出復歸。遂手刃其夫。予曰。以刃乎。然則其創何。

爲外細而內巨。薏絲零曰：「非刃，乃爲剪刀。此剪兩面鋒利，但須略一推動，即能將所剪之物盡成碎片。」可憐哉！老人乃竟遭此慘死也。吉汝斯曰：「爾時汝亦在室中乎？」薏絲零曰：「時予方睡醒，忽聞老人室中有動作聲，疑爲老人病中索水，乃披衣而往。」則茉理正啓門欲出，手中尙執血剪，面色呆滯，似失知覺。予立覺其異，急奔入室，則老人已洞膈而死。吉汝斯曰：「此後如何？」薏絲零曰：「爾時吾恐事發禍及，乃立引茉理下樓，卽啓後門令出，適有街車一輛，遂令乘之而去。」予則重復鍵門，又將剪上血漬拂拭一淨，擲之牆外荆棘中。吉汝斯曰：「其時約爲幾句鐘。」薏絲零曰：「迨吾返室，則已兩句鐘矣。」吾乃又作種種佈置，用以欺偵探之耳。自然後呼醒却特謂主人忽被人暗殺，却特信以爲眞，出室追之，以致驚動警察。吉汝斯曰：「汝設種種疑陣，雖足脫汝姊於罪，然汝不免爲人所疑矣。」薏絲零曰：「此亦無奈，蓋爲吾姊亦不能顧及此矣。」予曰：「當事前茉理之舉動，殊不

見有異慧絲零曰大凡神經衰弱之人其作事往往不自知其所以故其顏色之間亦不致遠爾有異卽其手刃老人之後亦復揚揚如平時一無驚悸也勃拉得勳爵至是乃屢言曰茉理受心弱之症實已至久且……慧絲零不待語畢立曰止汝唆使茉理手殺其夫猶敢作此寬心之言勃拉得冷笑曰吾乃唆使茉理耶此語何來慧絲零曰此爲茉理所親告予者謂爾日之事汝實逼之卽喀佑之鐵柵亦汝代爲啓之勳爵曰冤哉吾是日居於鄉間乃未一出吉汝斯曰止汝次日平明尙由維多利亞趁車至卡林敦乃謂是夜在鄉間耶且是日喀佑橋上之警察亦復見汝汝又安從飾詞實告汝數日以來吾實無刻不探訪汝之蹤蹟汝又焉遁勃拉得大怒曰汝乃不謂老人之死卽由我所手刃尤佳也吉汝斯曰汝豈但謀殺老人並欲襲取苞愛德之性命予大駭曰此何說豈予黑夜被誘之事卽爲勃拉得所主謀耶吉汝斯曰誰曰不然彼以重金

嗾雷音令誘汝欲致汝死命而終爲汝所遁脫雷音信中所言卽指此事也汝豈忘之乎予聞語乃大悟爾日予見雷音卽覺面善唯尙有爲予所不解者則卽老人重生之事乃更以爲詢吉汝斯弗語但探囊出照片二紙直置之勃拉得之前曰此二人汝識之乎予視之則一爲考忒訥一則不識吉汝斯曰此兩人皆勃拉得也吾早聞其近來忽然研究戲劇常化粧出行自稱爲史雷得而爲之化粧者則爲克迭斯予乃往見克迭斯遂得此照片旣而彼又化粧爲考忒訥予復以重資得其小影爾時吾已知彼存心不良必將冒爲考忒訥往欺萊理蓋知萊理神經衰弱但須略施催眠術必不慮爲識破而其目的則在盜取遺產顧乃不幸萊理知覺忽然復原盡破其隱至欲鳴警窮治其假冒之罪彼乃不得不出毒手竟沈萊理於河勃拉得不待言畢立呼曰此言謊也吉汝斯曰謊乎是夜之事吾親見之汝又焉遁自喀佑一案出後吾卽無日不蹤汝

而行。凡汝詭計一一窺破。汝唆使茉理殺考忒訥。又殺茉理及雷音不足。更欲殺勞而夫。汝罪誠不勝髮數矣。當吉汝斯言時。薏絲零堅握予手。美目瑩然。注於勃拉得之面。現爲得意之色。彼與勃拉得仇恨至深。大半卽原因於其姊。特苦於能力不敵。以致隱忍至今。且屢受其辱。今忽一旦盡發其覆目。覩勃拉得。且受繩縛。乃不期現爲笑容。予至此始悟及勃拉得之所以屢屢向予深詆。薏絲零者。實欲間吾二人。則彼之對付茉理亦較便利。及見吾二人愛情仍復深固。乃變計欲制予命。而終爲予倖脫。要亦天也。時勃拉得面目已變慘白。無復先時氣度。瀶聲言曰。吉汝斯然。則汝將捕我矣。吉汝斯曰。汝爲罪人。安能任汝逸去。又笑曰。汝初自以爲遺囑已入汝手。財產可以坐得。不知汝所得者實爲贊鼎。其眞者早已爲吾所得。此遺囑爲老人未死前一日所署者。吾則得諸鐵箱之中。中言身後卽以財產傳於茉理。果茉理亦不諱。則授薏絲零勃拉得呼。

曰授蕙絲零耶吉汝斯曰然汝多次經營不知耗去幾許心力但可付之一場幻夢耳來時已促願君趣隨我赴警廳此語出勃拉得忽大震失次立仆於地吉汝斯呼曰勞而夫勃拉得量矣予大駭立前援之則已氣絕於是此案乃無形消滅倫敦市上但知醫界中去一領袖而不知罪犯史中平添一段新資料也

一月以後予遂與蕙絲零成婚卽在酒雷得貲一野屋而居從此永爲村醫不復再入倫敦塵囂之市吉汝斯則仍爲茶葉商日必數至有時予問以偵探之術則微笑曰此無他但須忍耐而已



再是書初版插印於禮拜六雜誌中魯魚亥豕訛字甚多卽今再版亦復不免茲就予所偶見者  
摘正之第一一六頁十一行第一字廿誤十二三頁四行第六字復誤後第一二八頁第一  
行第七字刺誤利第一二九頁第一行第三字母誤無第二行第一字知誤所第一三〇頁第七  
行十七字雷誤富第一三三頁第一行廿五字刃誤及第一三七頁十一行第六字可誤之第一  
三八頁第四行第三字秘誤密第十一行第四字置誤罷第一四三頁第八行十四字忽誤恩第  
一四四頁第五行第一字置誤罷第一五〇頁第七行廿四字色誤目其餘恐猶不免倘承讀者  
摘示至所歡迎當於三版中一併更正

# 天虛我生之傑

# 自弔花詞

是編亦天虛我生叢稿之一按天虛我生所著小說已一百二十七種而彈詞則僅兩種此其一也選聲鍊句一筆不苟足爲閨閣中學詩之津梁而其中結構尤復變幻離奇寫景寫情無不窮妍絕緻全書凡二十卷實兼言情偵探社會滑稽數種體裁洵爲新小說中別開生面者現已印成單行本每冊定價洋三角